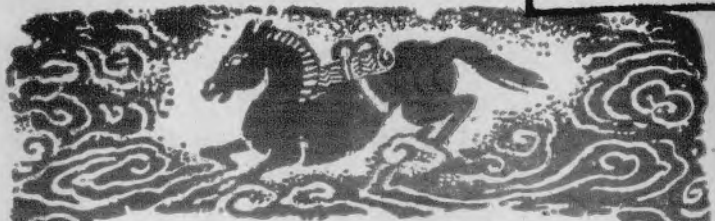


柯山集附拾遺

七





柯 山 集

附 拾 遺

(七)

J
17.8

1.1955

張 耒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柯山集
附拾遺冊
七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張

未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

柯山集拾遺卷五

五言律詩

新葺附火小閣

低牖僅障風。深爐宿火紅。忘懷榮辱外。無事寂寥中。隕葉鳴寒瓦。飛霜皎夜空。宵分未投宿。飢苦北來鴻。

泛江偶成

扁舟漾寒水。暫使客心清。天與秋陰合。江連野色平。洪波迴赤壁。蒼野帶孤城。更想孫郎戰。臨風動壯情。

潤州書事

野蔓封城堞。疎松隔麗譙。樓臨寒洶湧。門揖翠峩巖。客思閑易感。歸心去莫招。何時送客處。看我理歸橈。

暮歸

牛羊久已下。寂寂掩城扉。水鷓鳴城堞。飛螢上戟衣。夜涼江海近。天闊斗牛微。何日招舟子。寒江北渡歸。

九月十八日夢中作聞雁詩

何日離燕磧。來投江上洲。高鳴雲際夜。冷度雨中秋。緜繖遠須避。稻梁寒未收。春風歸翼便。容易一冬留。

秋日

隕葉鳥不顧。枯莖蟲暮吟。野荒田已獲。江暗夕還陰。夜語聞山雨。無眠聽楚砧。敝裘還補綻。披拂動歸心。
和晁十七晝眠

冉冉殘春去。悠悠歸夢賒。窗圍幽幌靜。風引畫簾斜。清蔭延高柳。餘紅惜晚花。山居諳靜僻。詩句是生涯。
早起偶成

枕席清如水。蕭然一老僧。鷄聲消壁月。曉日失窗燈。山葉寒逾響。江雲薄易凝。老僧曾教我。任運且騰騰。
正月二十日夢在京師

客睡何展轉。青燈暗又明。春雲藏澤國。夜雨嘯山城。許國有寸鐵。耕田無一成。朦朧五更夢。俄頃踏王京。
夢中作

去路迎朝日。齊安客馬西。山行逢曉雨。客袴澣寒泥。歷險與何健。衝風酒自攜。回頭思舊止。陳迹已淒淒。
八月十一日晨興三首

老人秋少睡。禪誦每晨興。隣碓舂殘月。牀蛩語暗燈。高林鳥聲起。幽草露華凝。筇杖兼禪榻。生涯一野僧。
又

端居歲已宴。杖履亦蕭然。雲露窗前日。秋明樹外天。大江寒欲落。諸嶺霽逾鮮。白首無聊劇。昏昏只醉眠。
又

江上秋陰合。柯山曉雨來。貂裘欲解篋。紈扇已生埃。落葉溼相藉。晚花寒未開。殷勤探黃菊。九日泛清杯。

晨起

曉色淡朦朧。園林白露濃。寒叢蛩響畔。秋屋葉聲中。更老心猶壯。雖貧尊不空。浮生仗天理。不擬哭途窮。

曉作

靜枕有遠聽。風聲帶曉江。寒雲垂統統。嚴鼓已逢逢。功業驚殘歲。江山隱陋邦。寒雞惜客夢。呼日上低窗。

小齋夜思

夜久高籟息。燈明一室虛。過聲寒鷺鷁。落影老楸梧。大澤星河淡。孤城更漏疎。安能久鬱鬱。與發付歸歎。

晚同永源小酌漫成

庭竹晚風細。塔莎絡緯鳴。連山沉落日。萬竅起秋聲。客思方淒切。流年可嘆驚。平生一樽酒。正爲此時傾。

冒雨歸飲酒

密雨集春庭。花含曉氣清。喜傾燒酒釀。更御暑衣輕。老惜春無日。窮欣歲有成。杖藜園徑曉。坐見小池平。

和蘇仲南邵湖會飲三首

老病倦岑寂。燕游聊與俱。開樽當勝地。飛蓋渡平湖。落日晚明滅。烟林遠有無。歸來燈火夜。人影亂栖鳧。

又

交友不在眼。逢君懷抱開。主人容客醉。樽酒犯寒來。老境侵霜鬢。羈愁付酒杯。身閑不易得。相與且徘徊。

又

新亭當絕島。景物更清妍。耳熱風前酒。心澄水底天。觀魚方有得。薦味肯烹鮮。默坐吟春草。知君似惠連。

人家

人家依古木。雞犬亂山深。積雪暗猶壯。寒雲晚易陰。斷荷欹凍水。孤月戰風林。稍稍栖鳥定。飢啼何處禽。

山城

野縣閉門早。山深更漏微。薄雲依月宿。孤翼犯霜歸。弓冷新膠健。貂寒舊縷紕。旗亭換新酒。不惜篋中衣。

他鄉

春寒客古寺。草草過鶯花。小榼供朝酒。溫爐煮夜茶。柏庭鳴曉吹。樓角麗朝霞。莫嘆萍蓬迹。心安卽是家。

山夜

更漏孤城迥。□城靜夜長。天高風送雁。月冷樹浮霜。晚菊差池綠。高桐次第黃。曉來南國夢。不覺寄他鄉。

偶成

却掃客不至。端爲四國騷。杯寒薦園實。食儉煮溪毛。霜過橘柚熟。天晴鴻鵠高。幽齋高木近。不寢聽雞號。

溝泥

溝泥不可步。況復雨清晨。下直休半日。閉門閑晚春。著書聊爾耳。隱市笑徒云。買酒待新月。奈茲千里雲。

又

不嫌泥潦巷。自掃寂寥居。雨已標新杏。春猶遺老樗。風光習暖事。雲物或寒除。頗復撩詩句。時時漫與書。

柯谷

柯谷秋已晚。衡門終日閒。老唯謀酒食。病更怯風寒。暖脚氈鞋穩。蒙頭衲帽寬。年來諳世事。對客欲忘言。

東堂

杳杳寒鷄唱。漫漫夜色深。斗柄垂地直。河勢向沉沉。林鳥栖欲去。草蟲寒向吟。幽人掩蓬華。不睡擁單衾。

和晁應之山中

康樂雖爲吏。不忘山水情。我無連璧美。君許託車行。幽鳥花前語。春泉竹外鳴。勤移無草草。吾友笑功名。

和出山

曉別招提去。春風信馬行。路幽皆竹影。山遠尙松聲。嶺斷晴天闊。川橫綠野平。不因泉石好。安覺利名輕。

偶成二首

烏啼宮直散。歸舍日猶長。暗樹殘春綠。回風欲雨涼。久知癡有絕。端爲酒成忙。可是嘲須解。平生一漫郎。

又

綠遍長安樹。春歸空隔年。愁多落花地。情遠倚樓天。河漢崑崙外。蒼龍北極天。老知玄有味。羞更賦神仙。

晚涼行稻畦間

萬木秋微警。山川夏已深。迎風雲卷幕。沉日水浮金。晚鳥吟高木。霏烟暝遠林。杖藜循野澤。談笑不行吟。

登城

楚望迷千里。孤城草樹濃。憑臨點衣雨。容易落花風。人事年年改。風光處處同。未能忘出處。徙倚更書空。

又

綠野望不極。登臨引興長。憑高延澤國。搔首對風光。乍出鶯貪柳。新歸燕揀梁。欣欣物華好。吾亦引清觴。

登夢野亭

危亭瞰雲夢。眼界浩無邊。秋見長江路。晴寬七澤天。永懷哀郢賦。誰弔獨醒賢。俯仰悲千古。披襟尙颯然。

同應之登大宋陂

望闕真多思。憑高更損神。山川散白日。草木共青春。寂寂興亡事。悠悠來往人。素衣吳白紵。盡化洛陽塵。

正月十八日晴霽登柯眺望二首

柯山通細履。幽步近青紅。送目無窮浪。吹花盡日風。餘生付沮溺。高論看夔龍。陳許春多雪。吾行亦欲東。

又

寂寂池亭古。園荒草自春。東風獨游客。遲日未歸人。久雨衆山晦。初晴萬境新。長歌視天壤。高興不無人。

在告家居示內

雖云官事簡。不似在家安。晏晏婦子語。嬉嬉兒稚閑。甘飧失麤糲。獨酌置杯槃。老覺假紅好。莫將年少看。

寒食日同婦子輩東園小宴

寒食無與樂。攜孥宴小園。青春積雨霽。白日萬花繁。時節悲江國。窮愁泥酒尊。故鄉終在眼。樂不得重論。

東堂夜坐偶成示秬和

東堂歲云暮。永夜有餘清。月暗鴈程急。霜嚴雞夢驚。微明旁舍火。斷續戍樓更。老眼渾無睡。偏聞曉雨聲。

同晁郎及秬步游乾明晚逾柯山歸

野水菰蒲秀。荒陂薺麥長。卑田留積雨。荒寺掩斜陽。遠樹連雲夢。羣山近武昌。言歸日已夕。村逕度牛羊。

斷雲

斷雲秋望闊。山靄夕成霞。淒冷初高月。喧闐未定鴉。伏羸良馬瘦。挂壁寶刀斜。寂寂山城夜。明燈照鬢華。

秀蔓

秀蔓依蒼老。寒枝映屋疎。寒暄候蟲報。昏旦老雞呼。已飯新收稻。仍烹自種蔬。鄰邦有佳釀。衝雨隔江沽。

謁敬亭祠

古廟依山麓。開門石磴深。疎林歸鳴鳥。野殿宿寒陰。落日魚鹽市。豐年簫鼓音。我來無所禱。壁字歎塵侵。

謁告之楚出都晚泊

馬跡不在眼。浪聲初泊船。蒼禾荒霽澤。紅樹表霜川。淮海南浮地。星辰北拱天。東方聊一飽。楚稻不論錢。

聞淮楚大豐

晚泊襄邑

月暗風臨靜。斗垂霜夜清。疎燈隔樹小。暗水歷船鳴。學字聲形苦。紉書卜祝輕。此身南北慣。隨處有平生。

柘城道中

欲雪日易晚。不寒風更清。崩橋斷官路。積水入空城。屏□野初燒。□邱民始耕。陳宋大水之後。冬暉疾如馬。汲汲暝猶征。

離陳至華西

落日照原隰。晚風吹客轡。空巢霜後木。殘棧燒餘田。憔悴貧中客。蒼茫歲暮天。遠遊輕道路。無地息勞肩。

離宛邱斗門

檣鳥映高柳。晚泊近晴川。野日離烟樹。風霜斷夕天。牛羊知別塹。燈火認鄰船。獨客歸何晚。平蕪遠更連。孤城飛鳥外。春水片帆前。蕭瑟孤征恨。更深獨未眠。

二十二日立秋夜行泊林皇港二首

蕭蕭晚風起。孤舟愁思生。篷窗一螢過。葦岸數蛩鳴。老大畏爲客。風波難計程。家人夜深語。應念客猶征。

又

吳楚封疆接。東南澤國寬。江流秋日盡。山對暮雲閑。囊有離騷賦。頭餘騎省斑。前秋聊把酒。一笑且開筵。

四安道中

地平彌望水。舟穩滿帆風。黃葉新霜後。青山落照中。對疆天象別。風俗島夷同。黯黯危橋夜。疎燈照閉篷。

赴宣城守吳興道中

秋野連雲靜。三吳稻熟時。風江客帆疾。晴野雁行遲。草木霜天晚。山川澤國卑。宣城不負汝。好繼謝公詩。

白羊道中二首

徒旅已屢憩。過山知幾峯。空畦鳴野水。壞道拱寒松。醪酒自能暖。褐裘初御冬。朝飢久未食。林寺已鳴鐘。

又

日出客心喜。路平人足輕。風高不成冷。雨過有餘清。水落溪魚出。村深田鶴鳴。勝遊須秀句。多愧謝宣城。

驅馬

駸駸驅馬去。秋晚思悠哉。日暖禾黍熟。霜晴鴻雁來。晚篁經雨出。幽菊犯寒開。官冷無拘束。尋山首易迴。

楮河

土壁裂如削。流泉漱雨間。平沙放清淺。小石聚潺湲。絕岸木斜出。隔橋人暮還。憑鞍照毛髮。羈旅易衰顏。

惠莊道中

山雨夜塵息。林霜晨氣清。荒城餘古木。破塚有新耕。風俗通秦壤。川原抱洛京。憑高時駐馬。指點問山名。

山行

驅馬春山去。山蹊繞澗斜。淺清沙岸水。疎瘦石岩花。放蕩從生事。殷勤向物華。依微聽雞犬。深柳映人家。

子權朝散久在蕪湖寄郡酒四壺副以小詩

寒流不相待。舟楫定何如。歲事日已宴。客行誰與娛。進魚將入饌。江酒且傾壺。我似離羣雁。汀洲片影無。

務中晚作

官事一酒甕。寢齋低竹簷。朝昏睡過半。老病醉相兼。樓晚雙旂鳥。城昏疊鼓嚴。隔江吹笛處。空碧帖新蟾。

齊安秋日

齊安荒僻郡。平昔處放臣。幸此公酒美。復此高秋晨。百憂雖搶攘。一榼奈芳醕。舉杯三酌後。遙作葛天民。

書直舍

爲官不治民。清坐晚秋晨。隨事文書了。偷閑筆硯親。吏歸雅集定。門鎖月華新。野鳥何勞問。窮通理有神。

晨起雨霽作

寂寂柯山曲。悠悠放逐臣。雨晴人踏曉。山靜鳥啼春。最惜庭梅謝。猶欣壠麥新。但知年歲好。飽飯任乾坤。

永甯遣興三首

國破空陵暮。時移改要衝。人隨幽谷路。縣隱亂山峰。零落荒祠樹。悠揚晚寺鐘。猶傳仙舊隱。跨鹿有遺踪。

又

朱顏潘令尹。不肯事輕肥。筍迳青無地。苔牆綠有衣。書勤枯簡斷。詩疾紫毫飛。應笑疎慵尉。朝游暮醉歸。

又

花縣春曾到。人家幽谷間。市門猶礙石。耕壠盡依山。地僻荆榛秀。人稀魚鳥閑。賴逢賢令尹。沉醉不知還。

寄文剛求蟹

遙知漣水蟹。九月已經霜。筐實黃金重。螯肥白玉香。塵埃離故國。詩酒寄他鄉。苦乏西來使。何緣至洛陽。

雙鳧

雙鳧元自白。況乃小池清。遂伴知身潔。當庭獨眼明。暖沙晴共戲。寒渚夜多驚。何事秋風起。軒然向主鳴。

代人上穎川韓端明生日

寶歷休明運。金貂將相門。產材皆鉅植。流慶出深源。世仰風規舊。公膺戩穀繁。人間見麟鳳。天路引鵬鯤。諸老推淵懿。英儒伏討論。章平家學盛。黃綺帝師尊。天步開華旦。宸明照厚坤。曳裾趨法從。操筆代王言。諫說傾朝聽。公忠報主恩。高風何凜凜。議議在元元。夷險千途歷。清明一志存。寶圭純不琢。秋漢闊無渾。鳴佩登書殿。均勞鎮輔藩。洪樞歸少第。玉節對元昆。臘報□春近。陽生厚地溫。當年占夢寐。此日降璵璠。賀宴開瑤席。陳庭列壽尊。簪纓羅盛族。蘭玉立諸孫。霜鶴寒逾健。岩松老更蕃。人祈賢相雨。國倚太師垣。留滯瞻雲館。飛馳有去魂。徵官守山邑。無□走賓軒。中外心方注。君臣契已敦。觀□登輔弼。飛潤及孤根。

魯直示其伯父祖善馬鞍松隱齋詩次其韻祖善年七十五名序

老鶴閱世久。歸來毛骨寒。田園半拱木。兒稚總勝冠。愛客能酌酒。尋山不跨鞍。平生未見面。試作阿咸看。

次韻孔舍人曝書

圖書陳秘奧。樽俎肆雍容。玉殿朝回客。蓬山深處峯。探囊圖軸舊。題壁姓名重。盛世年年事。新篇莫厭供。

夜讀賈長江詩效其體

五字一篇詩。人傳賈島詞。清秋千古在。幽淡幾人知。霜夜燈前讀。林間靜處思。恍然如見面。更對七朱絲。

和天啓畫古木山石詩

有待雲雨在。無傷斤斧餘。將軍漫弓箭。居士或眉須。缺記共工怒。深資夸父腴。攀條感衰變。恨汝亦非夫。

少年

朱繩縛天狗。白羽射旄頭。新佩將軍印。初成甲第樓。綺羅諸院夜。鞍馬五陵秋。惟有如霜鬢。令君覽鏡愁。

暮春游柯市人家有作

桃李雖云過。林塘老景濃。幽花冠曉露。高柳旆和風。草木家家秀。溝壑處處通。况聞如雨足。高枕待年豐。

秋日游柯市

柯市漁樵暮。游人落落稀。肩禾新穫野。炷火欲鳴機。草木經寒雨。川原淡夕暉。北歸吾敢必。身世正多違。

手種芭蕉秋來特盛成二大叢

移植自礮瘠。秋來成兩叢。翠旂舒曉日。綠錦障西風。雨砌珠珮委。風簷鞞扇重。主人培壅厚。未肯畏嚴冬。

山舍

蕭蕭山舍靜。誰復與相親。琴酒忘塵事。詩書有古人。歲豐民事少。地闊土風淳。聊樂身無事。功名喪我真。

秋夜

月到啼蛩壁。風搖睡鵲枝。秋來客不寐。遙夜漏何遲。已近風霜節。寂無蚊蚋時。天時只自爾。浪遣宋生悲。

寂寂

寂寂秋日暮。輝輝簷影斜。鳴蟲隱衰蔓。晚蝶守餘花。雨急荷翻葉。牆崩竹引芽。不才非吏隱。雞黍學山家。

卽事

雨旆生朝菌。秋牆長若邪。槐榆蔽窮巷。藜藿接鄰家。但願好事酒。無勞長者車。御冬須旨蓄。吾亦問生涯。

落莫

歲晚苦落漠。獨遊情易傷。晴溪沙漾碧。秋徑葉鋪黃。幽菊開徑雨。疎槐老柰霜。閉門無俗客。攄散有林塘。

冬日雜書

地僻秋將老。山深客未歸。閉門朝對雨。搜篋冷添衣。圖暗經陰畫。琴昏在匣徽。妻孥慣山藪。不復問珠璣。

又

歲暮北方疾。山深寒日昏。授衣貧厭補。添纊老須溫。懶慢拋書卷。晴明到藥園。鄰家新酒熟。吾敢但空樽。

又

一逕秋風起。牛羊晚自歸。寒燈明野店。吠犬守荆扉。空峽風霜急。孤村火燭微。庭梧搖落盡。栖鳥夜歸稀。

又

歲暮周南遠。驚心鬢欲絲。風霜爲客老。淮海寄書遲。峽冷重雲夜。天昏斷雁悲。山爐通夕火。賴爾獨吾私。

又

短景冰霜地。人稀豹虎村。風連諸壑動。日帶亂山昏。浩蕩空回首。蕭條獨掩門。東周舊耆老。留滯飽知聞。

又

望極添秋思。樓高動旅懷。天寒諸瀨急。野闊四山來。餘葉能幾許。高鴻殊未迴。年年洛陽道。歲晚厭風埃。

出都之宛邱贈寄參寥

蕭然耳目清。驅馬別都城。岸斷秋光出。川平雨氣橫。浮生歸物理。閑景付詩情。歲晚江湖客。何爲滯玉京。

和菴西齋

川舟真有待。勿歎滯塘坳。自古荆榛地。豈容鸞鳳巢。君才宜柱石。我志老蘅茅。從此延風月。新詩與細嘲。

同戚郎夜飲

雲物歲將暮。風烟晚自淒。更人初授宿。晚翼已歸栖。美酒淺深酌。新詩取次題。親交盡在眼。幸不費招攜。

以上宛邱集。

柯山集拾遺卷六

七言律詩

春日

如絲稻甲釘春盤。韭葉金黃雪未乾。旅飯二年無此味。故園千里幾時還。異方時節三卮酒。殘歲風煙一慘顏。會奉龍旂典邦禮。歲窮祠祀少休閑。

晚望

長林脫葉委高風。晚菊依依發舊叢。夢澤雲低銜落日。中洲山斷見來鴻。行吟騷客二年謫。嗜酒衰翁百事慵。歲晚不須求季主。從來天理有窮通。

四月二十日

十步荒園亦懶窺。枕書小醉睡移時。健如黃犢時無幾。鈍似寒蠅老自知。休惜飛馳春過眼。但求強健酒盈卮。枇杷著子紅榴綻。正是清和未暑時。

早起觀雨

雨葉風枝日夜長。東園纒密欲生光。可憐積雨過初暑。更轉餘寒作曉涼。蠶事已成家媪喜。麥畦初潑老

農忙綵絲結縷催端午。又見黃頭鼓楫郎。

十二月十七日移病家居成五長句

水國窮冬猶未雪。木牙草色似春餘。醫教治嗽停朝飲。目爲方眠廢夜書。衆醉羞隨人鼓舞。天知誰怕鬼
擲揄。久已率野由吾道。又信從來德不孤。

又

老去塵懷痛洗煎。虛舟不繫任回沿。寸心若變有如日。萬事不憂終在天。莫爲飢寒棄南畝。須知穠蔭有
豐年。桃符偃子喧閭巷。又向江城十歲捐。

又

憑高游目快遐瞻。落日孤雲與水兼。萬頃澤空供雪意。一枝梅笑破冬嚴。擎□未減飛揚興。引滿何辭斗
石添。楊柳催春兼警客。荒溝照影弄纖纖。

又

從今羞復走功名。鹵莽因循已半生。心遣我愚應有謂。眼看人智亦何成。夢爲胡蝶因觀化。目送飛鴻漫
空情。堪笑妻兒懷土甚。謫期未滿已謀行。

又

紙窗低下火爐邊。有底宜人意若便。移疾何妨開五日。放慵猶欲醉終年。平生親友懷天末。談笑妻兒在

目前誰似匡廬白居士。暮年華髮洛陽仙。

寒食前一日大雨不止

寒食窮愁嘆陋邦。可憐終日雨淙淙。不妨農畝連雲稼。獨惜園花脫錦杠。最苦繁聲欺屋漏。願看霽色放春江。明朝日出誰能料。已喜燈花照夜窗。

喜雨贈潘邠老昆仲

臥聞飛雨響高堂。已覺脩脩短幌涼。悔禍畢方收烈燄。知時田祖放新秧。簞瓢幸免遷三徑。穀麥行看糶萬箱。欲過東坡泥沒脚。春餘煙柳正蒼蒼。

和蘇仲南柳湖會飲

北風闕雪不到地。寒日自同雲外天。愁人得酒百不問。滿引聊作諸公先。少休歌舞進棋局。更放旌旗移樓船。我欲吳歌恐驚坐。戲揮如意扣船舷。

夜霜

夜霜偏警軍城角。晚日如催林寺鐘。踰躓此身甘已老。推遷世事本無窮。邯鄲夢裏忘將寤。蠻觸軍中尙戰雄。我有一言開達者。到頭可倚是天公。

十月二十日夜天雨雹震電先是數日極煖至是方稍晴

江鄉節候異中州。十月狂雷震未休。二年到耳同常事。一夜雨聲如蚤秋。想見麥畦添宿潤。更欣蔬甲長

新柔東堂曉望無氛祲。洗出樊山紫翠浮。

晨興自籬西望東園新開花

東園本是吾家有。不到經旬亦可嗟。步出寢門迎曉日。卻從籬外望新花。安禪豈問荒三徑。閱古終須飽五車。兒女相憐牢落甚。爲翁澆醜酌流霞。

潘大令臨蓮池二首

避暑人人得自怡。坐曹最苦劇囚纍。江邊金石焦流日。堂上糟漿酷烈時。一酌甘寒煩素綆。終朝揮拂倦蒲葵。誰知顏巷簞瓢外。更有秋風菡萏池。

又

年年酷暑軫皇慈。恩詔猶矜庶獄纍。白首坐曹真有罪。清風高枕歎無時。乘軒敢望終如鶴。用智從前不及葵。他日東門驅匹馬。故應難忘習家池。

九月末大風一夕遂安置火爐有感二首

謫官兩向黃州火。知是明年何處冬。須信炎涼相代至。亦知榮辱到頭空。怨咨莫起天公念。燕坐何妨佛理通。更有牆邊一樽酒。能于愁面放春紅。余以丑年春至黃。今見二冬矣。

又

風聲一夜下林端。遽作霜天十月寒。三伏炎蒸不可過。北風栗烈亦何難。人情伺待常從緩。天令難移古

不刊。幸有布裘氍履在。雪深高臥更安閑。黃岡三伏暑不可過。故云。

冬至贈潘郎

曉鏡星星華髮新。江山流落未歸人。五紋暗度人間線。九寸潛通地下春。歌笑欣欣環老稚。杯盤草草稱清貧。與君同是柯山客。窗外梅花解笑人。

丁丑歲與德載相別辛巳復會於潁相視而歎仍蒙先惠佳句謹次韻

重入修門一見春。余召還奉常滿一春而去。衰容仍是臥漳濱。歸來未解纒囚服。揮去真同下坂輪。痛飲久無連夜醉。白頭何啻二毛新。闕

寓居春日書事

禪宮寂寂白晝長。出門江山悲異鄉。歌簷日煖好鳥語。空庭客稀春草長。紅樹人家隔修竹。青蕪村路達闕

至日有感

前年至日在何處。寒寺蕭蕭客許昌。乞火夜溫行客酒。披裘曉冒五更霜。暮投陽翟荒涼驛。正見人家燈燭光。飢馬臥嘶毛瑟縮。羸童曉對色蒼茫。二年旅宦孤村僻。東望歸心洛水長。佳節幾逢長索寞。我生何事苦淒涼。更無賓客青山滿。只有風霜老樹蒼。昭代甯須厭留滯。馮公白首任爲郎。

臘日二首

柯山集拾遺

卷六 七言律詩

臘日開門雪滿山。愁陰短景歲將闌。江梅飄落香元在。汀雁飛鳴意已還。佳節再逢身且健。一樽相屬鬢毛斑。明光起草真榮事。寂寂衡門我自閑。

又

異鄉懷舊人千里。勝日難忘酒一杯。不恨北風催短景。最憐殘雪冷疎梅。江邊寒色雁催盡。天上春光斗挹回。我獨呼兒贖丸藥。微功聊取助衰骸。

偶成題裴晉公祠

獨持將鉞靜氛妖。後世英名日月昭。善聽聖君非易遇。將亡凶豎不難梟。悲風蔓草移今古。野殿空庭鎖寂寥。更有從軍老司馬。銘功文字配咸韶。

冬日書事

昨夜新霜著瓦乾。西園梧葉盡飛翻。楚鄉原野長青草。澤國風雲只薄寒。梅蕊半含空有待。菊叢已過似無言。杖藜引望仍搔首。羨爾鳴鴻整羽翰。

齊安今秋酒殊惡對岸武昌酒可飲故人潘主簿時惠雙榼

軍城曉鼓已蓬蓬。城下秋雲卷暮江。祇有老雞能換臥。更無佳客可傾缸。衝風時動蕭蕭葉。晚日斜窺寂寂窗。猶喜江南有佳客。憐貧時致玉壺雙。

東堂卽事

東堂歲晚直窮寂。落葉寒蔬風雨餘。下里數家同井臼。荒山十里半棲燕。夜霜摧菊房俱斂。晴日薰梅氣欲蘇。誰似樊山偏得意。倚天紫翠照空虛。

八月六日西風極涼如十月間晨起偶題

初過三伏暑初歸。風景誰知遽慘悽。短日旅愁消美酒。五更鄉夢託晨雞。江天水冷魚龍蟄。野澤風多鴻雁稀。塵篋敝貂猶得在。過冬偶口嘆無衣。

正月三日大雪雪晴有感

平生對雪須千首。何事今春無片詞。老大怯寒唯泥酒。窮愁須醉不吟詩。潤催庭柳將開眼。口送江梅欲別枝。何處高樓有殘白。舊遊無處寄相思。余在京師雪後有詩云認得君家門上雪。

雪晴

荒園雪晴愁逕滑。濕柴堅坐戀爐紅。寒香委地梅無賴。嫩坼抽苗麥有功。瘴癘潛消人氣樂。豐登定慰客途窮。煖寒破悶功無敵。賴有尊中臘酒醲。

久陰忽晴作詩寄稻稻時二子治幹在陽翟鎮

想爾扁舟野岸橫。久陰今日喜晴明。天寒野曠北風利。雲霽江潭春水生。家近凍醪時可致。旅庖鳴雁足供烹。東園早作歸來計。紅紫紛紛日向榮。

冬後三日郊赦到同郡官拜勅回有感

詔書夜下走風雷。清曉州門拜勅回。天上六龍歸禁闕。人間一雨到根荄。江邊時日將舒柳。雪後春光欲到梅。白首放臣隨衆喜。教兒深酌手中杯。

探梅有感

澤畔騷人未放回。江邊又探臘前梅。已知無木相先得。固使凌寒特地開。杜老閣前勞賦詠。玉川窗外獨驚猜。試思感舊傷千里。可以臨風舉一杯。

三月十二日作詩董氏欲爲築堂

黃鳥聲中花已盡。綠楊風外日何長。柯家山下有幽築。雲夢澤南飛故鄉。老病袂衣猶怯冷。春深煮酒漸聞香。本無智術爭榮辱。只鬪尊前身健強。

草木

草舍蘆藩百事貧。有時遇酒暫曛曛。天邊日落未歸客。江上春寒多思人。寄遠相思時有夢。感時長嘯不無神。東風又欲催桃李。搔首花前獨岸巾。

贈龐安常先生

德公本自隱襄陽。治病翻成客滿堂。懶把窮通求日者。試將多病問醫王。一九五色甯無藥。兩部千金合有方。他日傾河如石鼓。著書猶願記柴桑。

三月二十四日聞鶯

桃蹊李逕有埃塵。寂寂青陰蔽四鄰。落月半窗幽夢斷。隔窗芳樹語鶯新。忽忘身是三年客。便覺樓瞻二室雲。佳境故人如一夢。懶將白髮望餘春。

柯山聞鶉鷄

三年不聽早朝雞。慚愧高林鶉鷄兒。滿眼山林春已去。五更風露月沉西。厭聽田舍驅牛苦。想見天門賣馬嘶。獨我朦朧□曉睡。故園門巷夢中迷。

齊安食萋蒿根菊苗

故園蔬甲又逢春。想見雕梁巧闢新。穰穰萋根繁鬱屈。故挑菊苗嚼芳辛。春來小疾妨杯切。老去懷鄉役夢頻。堪笑吳僧戀葷鱠。素衣愁化洛陽塵。

汴上書事

荒陂浮雁啄寒水。古木老烏啼夕陽。酒市誼呼人醉飽。叢祠歌舞歲豐穰。黃花半落經寒雨。紅稻初堅得早霜。倚岸老枝櫛骨白。出林丹實柿肌黃。空林暉起團鷺鶴。槁葉悲啼有曙螢。腰兔暮歸人臂隼。扣門問宿客擔囊。貂裘西去衝寒早。澤國東歸寄夢長。入洛自慚文價薄。卻憑山水助清狂。

次韻黃汝器與君謨唱和三首

飲量平吞叔度陂。宣城風月舊相知。頃年與君謨相遇。宣城痛飲甚歡。雪霜欺客凋新鬢。珠玉投人出好詩。門對洞庭書滿架。君謨自言藏書萬卷。飲翻雲夢酒盈卮。江城少駐還鄉棹。一伴山翁醉習池。

又

吳門章白舊推賢。文雅相望數百年。千里江山留醉墨。五湖風月縱歸船。書來遠慰連銀夢。歲熟歸收種秫田。仕祿及親身早退。高名榮事更誰先。

又

愛君退易似前賢。投劾歸來不待年。世故飽諳真昨夢。道心不繫學虛船。莫悲白雪凋元鬢。自有丹砂暖寸田。兩郡詩筒屢傳寄。主盟騷雅定誰先。

三月一日馬令送花

未說潯陽別淚痕。江邊蘋芷不勝繁。不知來歲在何處。又對新花憶故園。插帽每慚輝白髮。飛香曾伴照清尊。去年今日淮陽道。落絮殘紅正斷魂。以上宛邱集。

七言絕句

宋景平命賦隔窗花影

午睡簾籠春日長。半消金鴨水沉香。隔窗花影時來去。疑有東隣覘宋郎。

晚春初夏絕句八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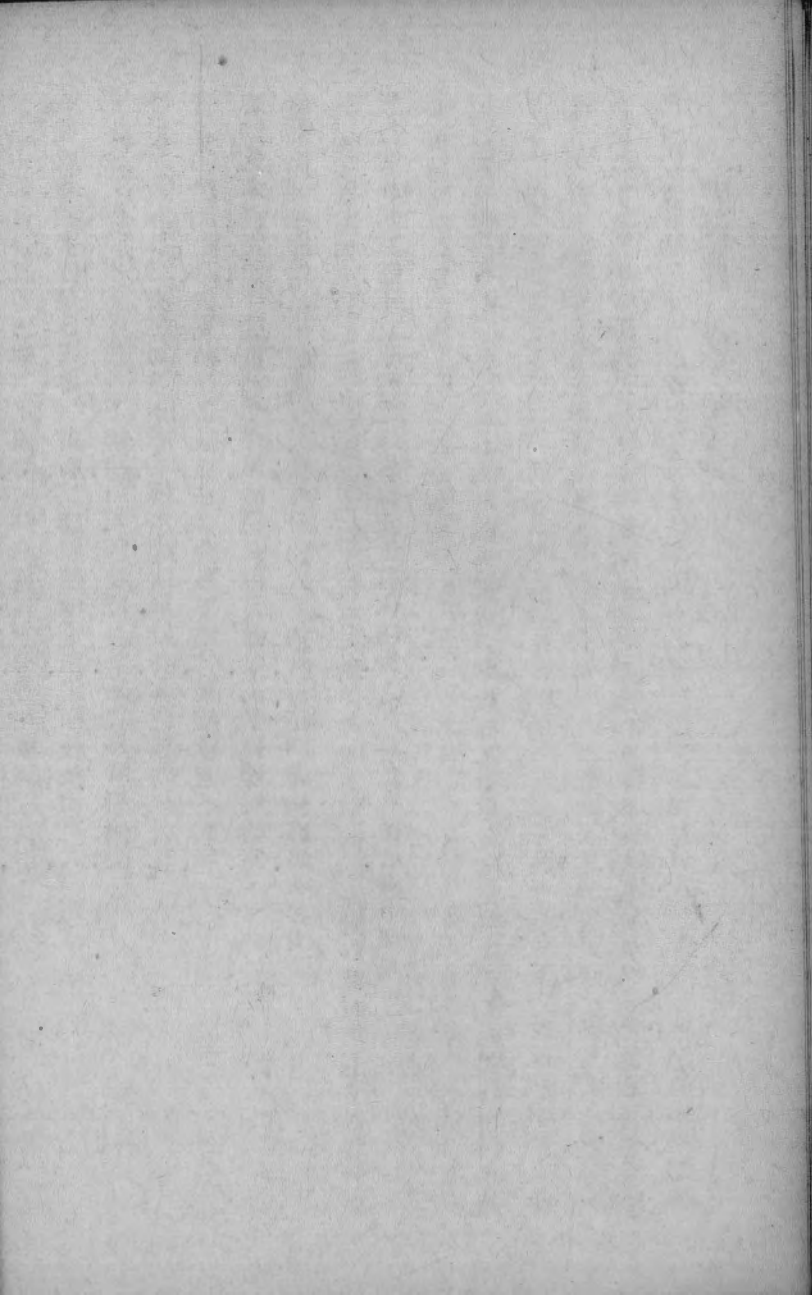
陰陰夏景變餘春。清曉園林未有塵。日日東風欺弱柳。鵝黃吹盡作青雲。

少室山前日日風。望嵩樓下水溶溶。卷將春色歸何處。盡在車前榆莢中。
吹盡成蹊桃李塵。兔葵燕麥一番新。只應解籜抽青玉。霜節枝枝尙可人。
古柳參天鳴啄木。青蕪覆地下鳴鳩。白頭懶計留春計。睡起移時獨倚屢。
睡足高簷春日斜。碾聲初破小龍茶。樓邊綠樹飛紅盡。春色牆陰老薺花。
青春已屬明年事。晝漏初知夏景長。日日南風笋成竹。殘紅雖有不成妝。
春歸艸木漫青紅。半委泥沙半逐風。誰似長楸百餘尺。高張錦繡照晴空。
醪醖壓架不勝繁。洗雨吹風更可憐。姑射山人半仙骨。百花凋盡獨嬋娟。

宛邱集

木香

紫皇寶輅張珠幃。玉女熏籠覆繡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心。墨莊漫錄



柯山集拾遺卷七

議

慎微篇上

先王之治天下。雖小害微患。不足以爲中國大憂。其發易消者。先王不敢忽。日夜補完其藩籬。芟耨蕪穢。務爲牢固精密。不使有纖芥之隙。爲奸人所窺者。何也。以爲天下之所謂大治者。非苟無大患至變而已也。必將使之確然無毫釐之憂。卒然有警。而吾固已豫爲經畫于衆慮之前矣。先王之心。豈有細害微隙之足以動吾之大計哉。以謂要不能悉除之。則未足以爲大治。而不能不累于泰然無思之懷耳。蓋世之善養生者。比于常人。則其所以累喪其生。天敗其身。固已能去之矣。然豈以特異于世之常人者而遂足也。于是又日夜練治其氣。調揉其身。小至于飲食之忌。詳至于衣服之飾。其說甚繁。其防甚微。一一蹈行。不敢少忽于頃刻之欲者。豈以夫飲食衣服之微害。爲足以傾其本哉。蓋不若是。要不爲萬全必安之身。斷然必趨于壽考安強之域。而保其無所便于前者耳。而臣之所慮。又非特如是而已也。天下之患。常養于安樂不慮之處。狗致而積之。而後日深月長。極而後動。而小患之不除者。大患之所積。微害之所在者。深害之所養。是又不可不察也。今天下之勢。四方之形。可謂安且固矣。甲兵之衆。不可勝用矣。助用之府。

不可勝發矣。而臣竊有慎微之論于今日者。天下之重兵精卒。驍將健馬。大抵皆在西北之陲。調式練卒。講武用衆之法。大抵皆篤于兩邊之卒。而臣之拳拳以爲東南兩隅。亦當有以預備。而陛下威武鎮服之氣。當使之周通四海而後足口也。臣少居淮南州郡。其當會要之控扼者。舟車使客日夜往復。牽挽駕御之卒。皆一切責之于州有司。斷長補短。常不足于用。此外則不過戍卒。而屯戍之卒。數旣不多。州府諸役。往往而是。則有司所謂教行伍。訓擊刺者。特名存耳。此外則僻遠之邦。本城與戍卒。固已單弱。而又本城之兵。例不習武。而戍卒所寄。情如旅人。夫無樂上自衛之心。而望其出力捍衛。輕生而不顧。何可得哉。夫江淮閩浙之郡。江湖千里閒。以山藪魚鹽茶鐵之所出。其間冒法桀黠之民。往往竊發。故江湖之閒。聚爲寇賊。殺掠商賈者。雖豐年樂歲。未嘗絕也。雖然。何足道哉。狙猿雖健。不可以舍山林。黿魚雖悍。不可以失淵泉。圍而守之。則何能爲。一失其穴。安行殺之矣。臣特以爲方其未殄也。郡國不能不驚。單弱之民。不能不罹其毒。于陛下仁民愛物之志。不能不少累耳。是可惜也。夫養生者。旣以能絕人之所大欲。而人之大欲。至難絕者。雖絕其所至難。而不爲其所至易。是果何哉。朝廷之力。固已殄強梁無紀之奸民。伏萬里樂戰之驕虜。則夫江湖盜賊之末患。禁之易耳。臣願陛下詔江淮閩浙之監司。使察諸郡之士卒。各遂其所宜。頗增置之。其閒控帶要害。有所防守。當加于常郡。無易其名。無增其廩。然其募之也。有司程其才勇可爲者。而後補。旣補則使之習戰陣行伍之法。募數旣廣。則士卒之充役者。習戰可以番休而迭用。大約一軍之中。充役習戰者。各占其半。更番而教。勞佚相補。而卒伍之長。有所遷進。則有司取其勉強刺堅。優于

其黨者授之。而監司歲時巡按郡國。皆臨蒞激賞。動以勸沮。使一州有可用之卒數百人。與今兵官之所率。可以不至于甚弱而不振也。彼其所捍衛。乃其父母妻子之邦。宜各盡力而不憚。而奸民亦有以弭其心。故臣嘗以爲今山林之盜。特以勇力之民。不能守農畝之勤。安田里之養。而顧其材力有足恃者。故轉而爲盜耳。豈無刑誅之畏哉。今設科以募之。則夫材力可恃而無所歸者。將欣然而集。此亦消盜之一道也。而有司不過爲衣食之養。仰給戶部。而經費不足。臣以爲諸郡既增本土之兵。則戍兵漸可減罷。戍兵旣不外戍。則其逃遁死亡。可以不補。益于此而省于彼。何遽患費哉。又戍兵之廩多。士卒之廩薄。增其薄。省其多。非獨不費。且將有得焉耳。若夫綱目之詳悉精盡。則願詔有司講明其大致。則臣以謂不是過矣。

慎微篇下

臣嘗怪昔者先王之時。學校徧于天下。里閭田畝之民。皆不鄙而教之。至于庠序之間。有一不率教之小人。亦國家之細事耳。而先王至于元日。習射習鄉。自左而移之右。自右而遷之左。移之郊。移之遂。而天子之學。有一人不率長者之教。則以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視學。其又不遷善也。天子親臨之。教之備。待之盡。其不改猶是也。則屏之遠方窮荒之野。其罰之至于終身不復齒於鄉里。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怪以天下國家如此之廣。學校庠序如此其衆。受教之士如此其多。有一人焉。不率教于其閒。其勢至于勞天子。動卿相。則紛紛然日力且不給。而教之不化。不遽刑之。反覆激發。思必反之于善。則近于柔懦而不決。而不率教之罰。又至于流徙遠荒棄絕之地。惡之至於終身。又何其近于虐也。待之則似太重。教之則

似過仁而罰之又似甚忍也。于是深思其故。而得先王之用心。嗚呼。古之人豈費心于無益而爲之乎。特其寓意深。慮患微。後之人未之思耳。夫天下小之爲不治。大之爲放亂。禮義不行。上下相窺。至于不可勝言者。其初誰爲之也。使天下之民。皆有君子之風。敦厚和柔。俯首聽命。愛君而孝親。謹身而懼禍。則天下之分。雖歷萬世。無由壞矣。夫惟其閒有所謂桀傲不遜。教之而不從。令之而不懼。亂衆敗羣。毀慢其上者。出焉。一人而敗百人。于是天下爲之不治。而有司之法。有所不禁矣。小人之情。不知所禁。則禍患之起。何事無之。故天下小之爲不治。大之爲放亂者。凡以不率教者爲之。夫當其悖傲不遜也。示之以禮義。暴之以恥辱。臨之以重勢。庶幾改乎。則是吾國中得一善人而除一賊。夫爲國而得千金。不如益一善人之爲利也。威加鄰國。不如去一賊之爲安也。則先王待之似未過重。教之似未過仁者。至其確乎趨於惡不改。判然與善人異域。不可復用矣。則他日害我者也。明知其特爲吾患而怒之。何以異于明見陷穽而自赴也。是故非投之屏之于視聽之外。則其患不絕。則先王罰之。似未過忍也。嗚呼。先王之慮患憂禍。至于此其深遠也。故三代之衰者。諸侯肆行。則有之矣。不聞匹夫肆行。敢有所窺覬也。其效可見矣。伏惟陛下聰明聖智。深見先王之用。心隆學校。擇賢師以養天下之才。肅政刑。謹禁令。以破天下之奸。其術固密矣。然臣之意。獨以今天下郡縣里閭田畝小民之奸豪者。尙當爲之制也。夫飲酒聚博而已。必爲穿窬。穿窬又不已。則習而爲劫掠。一爲劫掠。則屠羊發塚。盜敗殺害。何所不爲已。故田里之閒。游手無賴。酗酒毆鬪者。異日之盜賊也。將除盜賊抄掠之患。則必先去田閭之惡民。故臣欲使今天下郡縣。凡以鬪酗放縱而

入有司者。旣刑。則禁錮之。表其門閭。以恥辱之。異其衣服。以陰辨之。鄰里保伍。謹其出入。容而不察者。必爲之罰。不幸不入于有司。而長民者。訪知其素。其待之也亦然。歲終舉籍。其名上之于州。州設籍以記之。州之役卒有闕。則擇其尤不善者。而補爲兵。蒞之有司。籍之軍伍。則雖有不善。亦且不縱。又其所役不遠其鄉。則無志于逋逃。非惟禁之足以杜其奸。而威之亦且勸于善。數歲之後。田畝之閒。無賴惡滑者。稍稍消去。則盜賊孰從而起乎。臣前任西京壽安尉時。聞旁邑有盜發。至一夕劫數家。公入市井。無敢誰何者。問盜之數。則纔數人耳。臣竊怪一市之人。其閒豈無能扞拒驅逐之者。何遽爲是數盜之所困也。訪其政。則盜旣入市。乃甘言以誘市人。取民家之財而散之。縱其奪取。于是市人無賴少年。相與閒而爲之勢。不須吏而紛紛滿前。舉皆盜也。則以數人之盜。至于一市之人。不敢與較者。由此之故。夫與盜爲聲勢。而奪掠人財。平日之心。皆盜也。是以旦夕之所願望者。特在此耳。其情不亦甚可惡哉。大抵捕逐者。以其素非盜賊。而劫掠之迹不明。遇之不敢殺。故臣欲乞盜發而市人爲之助。方劫掠時。與吏相遇。聽得格殺。而嚴立市人助賊之禁。乞比過致資給之律。明詔有司。痛治而深利之。庶幾以絕其後。蓋先王非不愛人也。至于罪惡小人。未嘗輒恕。故曰。羣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而無恕大赦。不孝不友。皆刑法無赦。夫豈時忍于此哉。勢有不得已也。故臣敢以消凶民爲慎微之說。

至誠篇上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非徒爲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焉爲無事而已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

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弟。行于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善阜和樂。至于昆蟲草木之細。至于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備。而無有可閒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刑名。見乎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衰。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寓意于迹。迹修而意行。示教于物。物陳而教達。而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諭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爲禮樂。豈以爲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于禮樂。旣已誠之矣。操至誠無閒之心于內。則其動于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于外。外之所示。必能致之于物。故人望其齊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爲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于誠。不能逃也。立誠于此。物遭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出于誠。猶冰雪之消于火。火至矣。而冰雪不消者。非冰雪能拒之也。其炎有不足故也。故誠薄于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閒。不恭而肅。墟墓之閒。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爲禮樂者。其心之于禮樂。旣已判然爲兩矣。舉是物曰。此爲禮也。奏是音曰。此爲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爲容。樂之爲聲。譬之人。則其形。譬之龍。則其象也。至誠以主之者。先王所以爲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足

而畏威加焉。則何怪乎見者之變哉。內無至誠無閒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于操偶人象龍。而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爲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一否者。所爲射之心不同故也。而衰世之士。方且區區于綴緝先王之遺文。補完經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歟。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歟。操絃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尙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爲中庸之說。以導孔子之意。始之于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而卒至于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爲善。豈以謂人以爲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爲彼惡也。吾去之歟。其心之于善也。無有驅而納之者。忽然自至矣。于惡也。無有畏而劫之者。判然不爲矣。凡此者。吾心之于善誠好之。其于不善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隙。則物不可得而閒。物不可得而閒。則心一。一心以格物。則物爲之動。物爲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故傳之所載。古之爲禮樂者。其能交鬼神。致異物。調寒燠。而感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蓋出諸此而已矣。

至誠篇下

禮樂之壞。數千百年。而臣拳拳敢以至誠爲興禮樂之論。而妄以其說獻陛下者。誠見陛下有可以致先王之至誠之道故也。昔者子思之論至誠。其說有二。有自誠而明者。天之道也。學雖未博。問雖未審。而爲善之誠先立矣。誠先立而資學以明善者。謂之自誠而明。可以爲善矣。而未固也。可以語道矣。而未盡也。博學而審問。慎思而力行。其心明乎善而無疑。然後其誠立于中而無閒。此之謂自明而誠。故或始于學。或終于學。恭惟陛下睿智神聖。過絕天下。自明而誠者。非陛下事也。然臣竊見陛下克自勤勵。好學而博覽。內無聲色遊畋之嗜。以敗沖和之心。外無奇技異能之好。以亂專一之慮。樂善好士。尊儒尙德。陛下之于學。其汲汲如此者。豈非陛下有至誠之性于始。而資學問之益于後。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者哉。夫操至誠上聖之性。充而達之于禮樂。此臣之所以拳拳不勝大願也。故臣之愚。伏願陛下照之以至明。動之以篤誠。使有司不以禮樂爲治國之故事。先王之遺物。時時陳之。爲朝廷之一事耳。爲禮于此者。曰。吾君非安于此也。是爲容不得不設也。作樂于此者。曰。吾君非樂聽此也。是備物不得不用也。有司且爲是說。而況于庶民乎。庶民有知也。尙復不諭。而況于動天地而感動植乎。故使百姓以禮樂爲異觀。而治國以禮樂爲綴旒者。其始以不誠敗之故也。夫陛下之于道德。旣誠矣。不可閒矣。盡萬物不可得而眩之矣。夫禮樂者。亦道德仁義之器耳。充是心而達之于聖。奚有難于此哉。臣之所妄爲此說者。蓋今朝廷禮樂之行。自上士大夫。下達于庶民。未能感化動蕩。如先王之時耳。陛下將大明先王之禮。以示天下齋莊之心乎。則聖心拳拳。若失不爲。則不可以終日。其意以謂吾之爲是。非以備無故也。陛下將大興先王之樂。以除

去近世淫慢之音乎。則聖心確然誠樂乎此。而求吾之心。其爲是非以爲好古設也。信篤于內。色見于外。則行是禮也。將有安之之誠。聽是音也。必有樂之之意。精神心術。與禮樂相和同而爲一。何施而不化。何動而不應哉。以陛下之至神。亦養之而已。夫誠之所存。見其效而莫知其故。臣以謂陛下之于禮樂。旣已如此。則民之望陛下之車服。聞陛下之和鑾者。其心必與平日且異矣。夫惟使民觀陛下動作。而其心與平日異焉。此所以有閒可入。而動盪其心之端也。夫磬者。器也。擊之者。物也。磬之聲。非其人之聲也。然聞者知其人。魚。微物也。未嘗知音也。或聞琴而躍。何也。誠動其中。則無情之聲。知以其類爲應。物感其心。則至微之物。不待音而感。能通天子之至誠。而達于治世之禮樂。而民不化上之心者。臣未之聞也。自三代以來。先王之術不明。後世言治者。不過取給目前。以夫所謂贊化育。參天地。交無形。而接不測。皆以謂高言無實之論。故臣願陛下充至誠于禮樂。久而不息。積而愈神。則凡先王之時。天地陰陽之應。難至不可得之報。凡教化之深微神妙者。將日至而月盛矣。臣嘗以謂漢之好禮樂者。莫如顯宗。其于禮樂之文者。亦勤矣。而行之無其誠。不聞有至誠善學。如陛下之聖也。唐太宗有好學樂善之實。雖未明道德性命之理。其於至誠。則亦近矣。然無慨然擯去末習。比隆先王禮樂之意。伏惟陛下有至誠。而朝廷事事。必欲仰法堯舜。三代之隆。此臣所以爲是說于今日也。

遠慮篇上

臣聞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受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

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害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強力。痛自策勵。必爲而不輟。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廩有餘。人力盛強。於是大舉以伐匈奴。蓋深討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闢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向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而不悔。大勝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好大樂夸。而力犯天下之憂勞。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蓋其心以謂匈奴之強。非四夷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此。而吾之所遭遇。中國富強盛衍。可以有爲之時。夫將摧萬里之強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以安坐拱手。不傷一民。不費一矢。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僅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僅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爲之。而況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北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相率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強敵。而北面跪拜。樂爲臣僕。而不敢動。蓋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於渭上。未嘗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絕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榮之福。而漢之強敵。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旁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爲臣矣。嗚呼。亦可謂盛也。觀今之所獲。而追計前時之事費。損失者才幾何歟。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勤於民。無事於敵。天下無強國。嗚呼。淺夫末議。猶以武帝爲好大樂夸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恭儉。其亦不思甚矣。臣雖州縣之小臣。不當妄議朝廷之大事。而於意凜凜。不能自休者。竊以謂今日之強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強盛之勢。僅同而已。臣則以謂過之矣。何者。漢之匈奴。其盛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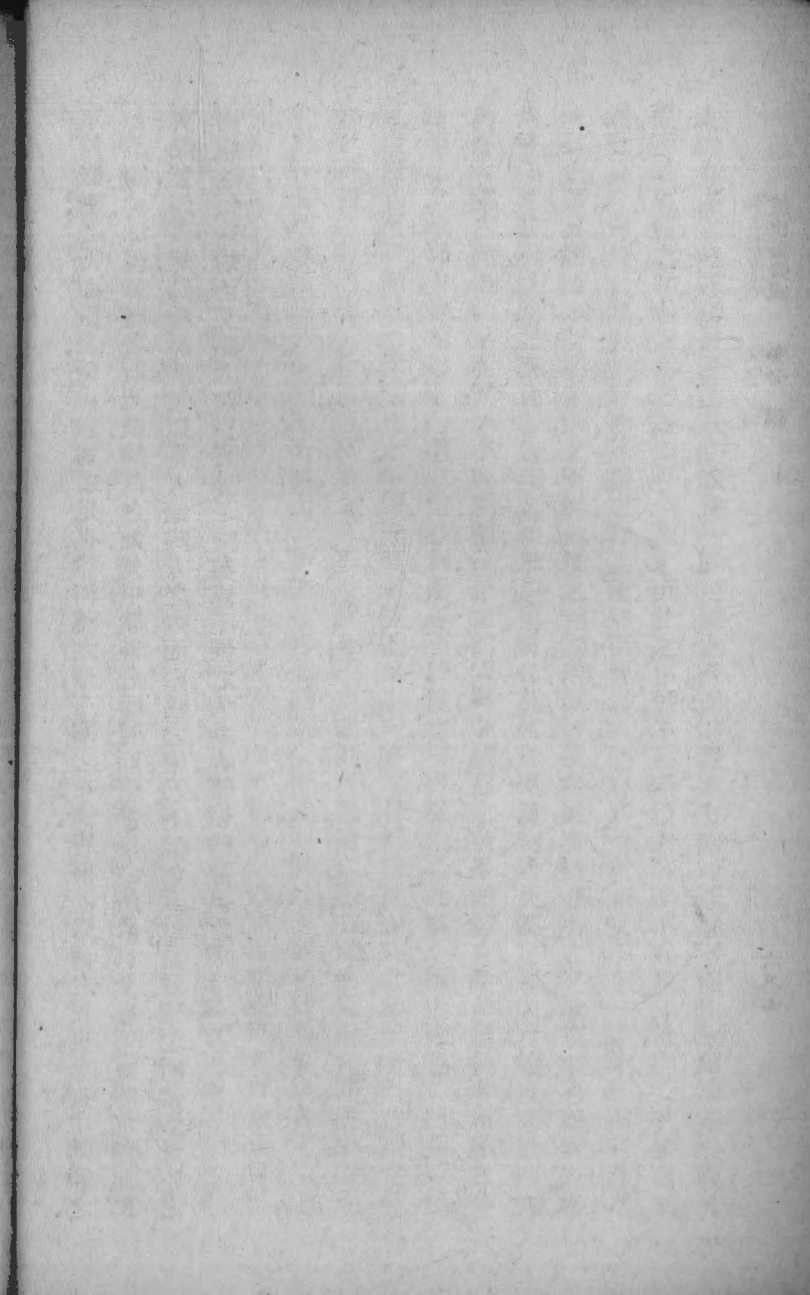
內患起而外禦廢。貪救目前。而無暇於遠略。是以匈奴休養生息。得成其強。至武帝之時。其盛近矣。且方是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日之胡虜。豈特積歲之盛哉。而匈奴之衰。蓋嘗陵鑠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中原。至勞萬乘之重。與之親。爲之結好通使。然而今北胡之所以衣冠居處。官名都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爲治盛極矣。而其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夫端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鄙之上。不肯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謂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之患。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內府之藏。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保其無患。則其爲患。比之武帝之時。加切矣。夫匈奴之盛。則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動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爲之。則今日之計。尙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夫先王於危害。非樂履之也。其於勞費。非甘受之也。其樂無事而願安佚。豈與人異情哉。特其審利計害。深得事勢。雖欲不爲而不獲已。故也。臣聞之。太祖皇帝常積嫌於內庫。曰。吾將一縑購一胡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神明燭照於幾微之表。則是天之所付。祖宗之所畀。實在陛下。而臣觀北虜今日之勢。故爲遠慮之說。伏惟陛下念之。其詳者。臣未敢焉。

遠慮篇下

臣竊以謂今將制匈奴。未可以遽戰。當如吳起之取閩閩。晉之取孫皓。擇將帥之可屬。以范蠡羊祜之事。

者而專委之。陰謀密計。潛潰其心腹。爲一戰可滅之計。而其深微。有未可遽論者。而臣竊謂潰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猶當爲之經制也。臣聞之夷狄之俗。弱不恥受役於強。小不恥見用於大。其勢末能遽衰。且今匈奴之國。何異冒頓始畢之時。其所以臣屬羈人而賴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而已。西有西域。東有東夷。其姻婭之所親。金帛之所悅。如漢之匈奴。所謂奴僕校尉者。計亦有之矣。故臣敢有四說。一曰。金幣以奪其所臣屬之族。昔者烏孫之初。未甚樂漢也。其後貪得漢物。而見漢之強大。乃始自貳於匈奴。烏孫。大國也。而猶如是。而況於小族弱強哉。臣以謂宜得如張騫之徒。果敢強立。奮命遠使者。稍稍致命於西北之遠邦。少貴而勿厭。而啗之以厚利。而邀至於漢。宜有服從之心。此離小國之術也。二曰。兵威侵討。以壞其援助。匈奴之傍國。比之漢。唐。則其名號遷徙不一。亦當有兵精地少。爲之聲援者。臣以謂宜得如李廣利之徒。勇敢不顧。投身萬里之外。不畏萬死一生之計者。數出以困其國。使其南向而備中國。則兵力分而不專。此破其援助之術也。三曰。審據要害而離其交。蓋武帝旣通西域。初築酒泉。以塞羌胡之道。其後又建張掖。武威。燉煌。以據要害。堅城精甲。壓其裘領。而使之不得動。今誠能按圖審實。知其咽喉。或以戰取。或以謀致。而使一將積精兵萬人。強弩利戰以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四曰。游說反閒。以弊其力。夫匈奴之與國。誠得而通之。而後使談夫辨士。陰誘以利。而游於其閒。或搆其隙。而鬪其兵。或疑其心。而敗其約。此四策者。雖古人之所嘗試。然後之人欲爲之者。未見其能出此也。恭惟陛下聖神英武。受天命以爲四方萬里之主。稱陛下之威神聖德。則盡天地四方之所及。堯舜三代之所

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尙以爲未足也。然河隴之地。玉關之東。漢唐盛時。畿西之民也。今也。中國視之。如敵國矣。況漢都護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諸侯之所封。而唐節度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視之。如其民矣。況能銘燕然。臨瀚海哉。夫以蓋天地四方之威。而兩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故。是豈理之所當然。此臣之所以深憤痛惜。而又謂天將以資陛下立英偉不世之大功也。惟留神熟計之。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八

議

用民篇

國能用其民者強。不能用其民者弱。今夫供天子之役者。天下之民。供一國之役者。一國之民也。不于民而役之。則將孰取以爲役。臣未聞將辦天下之大事。不責于天下之民。而判然又有供役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常以教勤天下之民。使各效其力。而給吾之用。大爲之戰鬪。次爲之力役。至于會聚召集。飲饗田獵。大呼則大至。小召則小應。進退往反。惟所欲爲。而無有違拂沮闕于前者。是以國強而天下莫能窺。先王之道。旣微。諸侯爭強。征伐四出。莫能有以相勝。而管仲獨明其故。于是相桓公以行其術。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二十鄉。五人而爲軌。則五人之長也。十軌而爲里。則五十人之帥也。四里爲連。則二百人之帥也。十里爲鄉。則二千人之將也。公帥十有一鄉。而高子國子各帥其五。于是有中國之鼓。有高子國子之鼓。授之以政令。閱之以蒐狩。厲之以賞罰。舉齊國之民。無不爲齊國用者。提兵而鼓之。三方之衆如一人。三軍之情如一家。此桓公所以橫行天下。徜徉四方。而霸諸侯。諸侯之國旣亡。裂爲戰國。而未知所定。商鞅獨明其故。而相秦孝公。于是什伍秦國之民。而使之相教。告奸者賞之。如斬敵。匿奸與不告者誅。民有二男

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爵軍功。止私鬪。致粟多者復其身。事末利者收爲孥。鋤去怠惰驕慢之心。而振作功名勇敢之意。于是全秦之民。踴躍奮迅。人自爲戰。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開關東向。而天下無敵。夫齊秦之君。所以得志于天下。兵強地大。而莫敢抗者。無他說也。彼惟能用其民故也。方是時。南有楚。有晉。西有秦。兵民土壤。未必不如桓公也。三晉之戎馬。荆郢之精兵。負海之魚鹽。未必不如秦也。而諸侯東面而朝。齊命出而不敢抗。亦非有他說也。彼惟不能用其民故也。故曰。能用其民者強。不能用其民者弱。夫君者。乘車者也。民者。爲車與馬而載君以行者也。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步驟進退。惟乘者之爲聽。夫如是。則車之利可愛也。乘者欲止而轍不順。奔蹄傾側。與人異向。則曾不如徒行。大獲車馬之利。而後爲齊。秦。惟其有車馬。而曾不如徒行。此諸侯之所以折而入于齊。秦也。伏惟陛下。獨立千載積弊之後。而奮張三代知遠之圖。深見先王之心。而善操強國之大柄。故立保甲之法。以什伍其民。自五家之小保。而爲二十五家之大保。自二十五家之大保。而爲二百五十家之都保。此誠先王所以親比其民。而使歡欣相保。憂患相卹。無事使相師。有事使相用之道。而管仲。衛鞅。祖述之所自出者也。如前所謂用民者。陛下旣行之矣。臣猶敢爲是說者。以謂今保甲之政。尙有詳略之殊。臣欲繕其或闕。而責其未周。提天下之全威。以制四夷。而後爲足也。臣竊見今天下保甲行伍之法。惟王畿與五路備邊之地而已。練習教戒。可用以操兵。自是而往。亦少略矣。今若使天下保甲。盡如五路備邊之地。番休教習。則用或未息。而臣獨以謂今所謂都保。大保。小保之正長。則其制當以加詳也。夫率五人而爲之長。必其所長過夫五人。自是上至于二

百五十人之長。則必智足帥是二百五十人者。而後責以帥屬可立法。而設正長非不使選擇而後補也。然郡邑或未能悉如國家之意。夫一無所長而強校之名。則受侮遭譴之不暇。而況能帥糾其屬歟。故臣欲令自小保。大保之長。與都副保正。有闕有事。召其屬之人而躬擇之。或其智可以辦事。其武足以驅盜。而後授之。臣又欲令提點刑獄之官。每歲一按所部。期諸保之長。使各集所近之地而閱之。其尤不如法者。大率十人已上。則令佐爲有罪。如是則擇之當加審。夫擇之得宜。則正長之名不濫。而率屬糾衆之責。有司有以責之矣。今日畿內五路之外。保甲之非近邊者。雖不使之悉操兵。所謂正長者。既擇則授之。授之際。必使之具弓矢。且曰。將使爾防所部之盜也。夫徒有弓矢而不知所用。猶無之也。故臣以謂既使具弓矢而後告之曰。歲終吾將閱之。臣欲以每歲之仲冬。農事既閒。而令尉合本部之正長而大閱之。略爲具賞。以旌其技之能者。而鞭其尤無良者。每歲一試。著爲定令。夫野人之情。易以勸沮動。而難以言語諭。其視上之所抑揚。而尤以爲榮辱。夫使之榮辱于吾之勸沮。雖不力教之有司。而私家之習。亦宜勉勵。而歲一閱之。又獨任其正長。則民固不勞。而于事未有費也。大抵正長二歲而一更。如是而行之。則歲久民皆足以執弓矢。深江湖之盜。操刀于村落而不忌者何也。知民之不習武故也。一鄉之衆。有善射者十夫。則盜且不敢發。況皆可用之民乎。而議者以擾爲說。則先王之時。一年而從事于畋者四。其聞金鼓以振作。從車馬以馳逐者。皆平日塗手沾足于田畝之民也。後世兵農分。而後有專于農。有專于戰者。然則謂後世爲使民。而先王爲擾民。可乎。四方萬里之外。無一夫不爲吾用。而提天下之全威。以臨四偶。而

後先王用民之效見矣。

廣才篇

臣聞天下之事無窮。先王應之以無窮之才。故事起而不患無人。雖然。先王能使其人才不窮者。豈徒恃吾養之使成。求之使至哉。所恃者。能養能求。而又能察。使賢者畢用而無遺也。三代之時。養才備矣。求之道亦至矣。然天子朝夕既與其公卿大夫相與議論于朝廷之上。以深知其才之所長。公朝之事既退。而燕私之所親。左右之臣僕。階陛之贊御。下至宰夫圉人。莫非用天下之士。而不聞有冗賤下愚。不在此數之人。其故何也。先王將以廣察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長短。故公卿大夫有闕焉。則或于此取之。其磊落奇偉之士。往往因此而得自達于上。有事而用。則非特取于薦者一時之言。而求辦于保住之責。此先王所以使人才供吾用而不窮者也。臣嘗見西漢之時。外則有州郡之常選。內則有天子非常之舉。其求才之道備矣。然獨武帝號爲知人。其將帥如衛青。霍去病。委任大事如霍光。金日磾。是數人者。或起于近習。或拔于階闥。當是時。天子之左右賤役。下至于戲玩廝養之臣。莫不有可用之才。雖獸圈畜夫。養馬牧羊。皆能立功名于時者。何也。武帝引天下之士與之同居于禁闥之中。故凡起居動靜之所役使。悉用天下之士。朝夕之所熟。耳目之所審。故其器能才技。悉簡于上心。是以事至變起。則卒然拔取于微賤無聞之中。駭笑者未定。而武帝之心固已了然。知其必濟吾事矣。此英主之要道也。嗚呼。武帝之初。宿將大臣既盡。而一時新進。皆足以辦事。而武帝之所選。蓋終武帝之世猶用之而未盡也。故人君之用才。猶獵

夫之用矢。獵夫操弓而游于山。前虎兕而後豺狼。獵夫安然而不憂者。何也。箠中之矢。未有盡也。一矢之力盡。則一矢繼之矣。以不可窮之矢。當不逮斃之獸。而後能有獲而免於害。如獸未盡而矢逮窮。取辦于一發。而後莫知所繼。如是而能獵者。未之有也。故人君急於察才。而獵夫急于聚矢。伏惟陛下奮中興之遠圖。而上察衰季之弊陋。□□□□□□進外有學校三舍武學。以養天下之英豪。而三年一進。多士登進。授命于庭而入官者。宜數百人。而公卿大夫子孫世祿者。亦不可勝數。養之使有成。來之能無壅者。雖三代亦蔑有加之矣。然自陛下造起太平。趨事赴功。能悉如陛下之意。委曲周旋。不使陛下勞心于中者。幾人乎。甚者邊境師旅之際。攻城能克。得地能守。遇敵能摧。乘閒能擣。以奉揚陛下之威神于萬里絕漠之外者。又幾人也。臣誠不佞。不敢妄論其餘。臣以爲今之所尤少者。將帥之臣也。夫三代兩漢之盛時。天下之人。亦今之人也。其養之取之之術。雖少有異同。然大抵亦今之道也。何獨今之士大夫而有乏人之嘆哉。臣知其不然矣。而臣之私意。竊以謂養之厚矣。求之廣矣。而所以觀察之路。尤當廣之耳。臣不敢億料朝廷之事。然竊以謂陛下之所深知者。莫如輔弼侍從之臣。其次莫如邊鄙之將帥。又其次莫如諸路之監司。臺寺學校之長。要州劇郡之守。過是三者。則朝廷未有察之之端。而小臣末官。無路自達于上。夫向之所謂三者。其人之數。能幾何也。而小臣末官。常僚冗列。乃不可勝數。於不可勝數之中。其所遺者。臣疑其亦不可勝數也。夫監司之保任。三年而爲縣令。七考而爲京官者。未足以察小臣也。或出于請托。或出于私恩。況于所謂監司者。或未足以知人。淺夫各挾所好。投類而進。何者不有。此其不足恃也。審矣。

故臣願朝廷略取漢家之制。直廬殿中。執戟階陛。與門扃階闥之役。左右僕從之細。頗選天下之士。或以德行。或以吏事。或以文學。或以辨說。外使薦之監司。內使舉之公卿。考察精審。而後授之。使得從游幸備。顧問。分所掌而多爲之員。庶乎天下之賤士。得進于天子之前。而陛下察才觀能之路。亦已漸及于下。一人之仕限三年。設授仕者五十人。三年而易。則且計十年之中。大率小臣之才能。歷于視聽者。已百餘人。自是而積之。將不可勝數。使雖未得過人之能。然才足以補朝廷。智足以乘保塞。亦宜稍稍而出矣。非獨如是也。不出左右之薦論。而出于陛下之考察。則請托消而私恩不歸于下。而公選出于天子。則朋比蔽欺之患絕。此亦天下之善計也。或者不過以爲省閣之禁密。左右之親近。不當使外人處之。臣則以爲當分直列職。嚴爲法禁。一切禁其公謁慶弔之路。而使內臣武官錯居以相察。則亦無不可者。苟以爲不信而疑之歟。則君子小人。隨類而有。內外一也。

擇將篇上

將主于智。而勇爲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智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立軍于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射。無害也。戰士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于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爲力者。搏擊于前。耳目之爲之觀聽者。夫何事于動作也。故曰。將主于智。而勇爲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審彼我。術足以役百萬之衆。而無疑于胸中。則其遇敵之隙。有不能襲。而見我之利。有不能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敢赴者。必于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

黑則變至于前。有不能爲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凌二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陷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趨于堂下。鵬鷲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實用之。未聞鵬鷲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也。一鄉之人。銖銖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足以雄一鄉。夫力足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于一鄉之中。求一人焉。智足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敢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蓋千室之邑。必有令。萬室之郡。必有守。天下固郡邑十數。而無一賢守令者矣。有一人焉。而況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臨仇怨之敵。決成敗可否于俄頃之勝負者。何啻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也。故智常難得。如是。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爲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攻。虎豹與乎前。熊羆勃乎左。袒裼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于黨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攻。則萬夫勇怯。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般。倕之巧于剗室也。非巧于斧斤也。百匠斲木而成屋。般。倕。傍睨而杜口。則誰知般。倕之智過于百匠哉。使般。倕雖爲之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運。遣之斲削而不能工。則信般。倕之爲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常難知。昔辛武賢爲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爲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覆詰難。督使進取。非充國之堅守不願。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勁勁不忍棄于進取之

武賢而黽勉不獲已于持重之充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于用智將。非獨人君子將爲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有二子焉。一爲農。一爲商。爲商者冒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終歲勸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爲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爲商之千金。而以終歲常安之人爲庸庸也。冒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一日覆舟敗車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忽喪其千金之積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爲尤難。夫知人之明。各得諸心。而不能以自言。則夫將求之智者之心。是宜不可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于心。然大率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無亂志。固與狼狽者殊觀。力不足者。自不能爲有餘。而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于外而易別者。此亦觀智者之一道也。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則不可行。二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君子于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迫之心。要于必成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擇將篇下

前之所論者。智將勇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勇之效。古之伐匈奴而能力戰深入。致死不顧者。莫如衛

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其爲攻戰。不爲不多。當其出也。必有所俘斬。計兩人之出。殺掠不知其幾何。則其爲捕虜。不爲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返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鎧甲之亡。而貨財輻費。所以振贍三軍者。自始至終。幾不可計矣。則其爲用財。不爲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之廣。則雖盡得匈奴之國。繫單于而獻之闕下。不足多怪。而二將之功。止于俘斬獲掠。而不能大有所經制。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懼誅之渾邪而已。愚嘗論漢匈奴之盛。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冒頓之盛。嘗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盜邊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涉中原。近都邑。而驚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以來。侵邊境。殺吏民者。乃其所常患。太宗之威強。與李靖、李勣之勇智。而頡利長驅中原。至犯天下都邑。蓋嘗一至渭橋。與太宗隔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考之。比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三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而破壞其腹心。一戰而復定襄。卽披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頡利。當是時。俘獲之衆。尙千萬計。則頡利之勢。亦未至于甚弱。然復定襄常安之地。踰陰山。絕大漠。唐遂以無突厥之患。夫匈奴于漢。未大甚也。何衛、霍廢心竭力之多。而武帝竭財歷時之久。而所得之效。至于斥地數郡。得一降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如此之簡。而歷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積強之突厥。至覆其國而虜其君。嗚呼。何其所遇之敵。則同。而用力之勞逸。與成功之巨細異耶。蓋衛、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足于謀。李靖智將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知戰而已。則其用力固多。而不足于謀也。所以數出而少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則當其戰。

也。非苟勝而已。謀定慮中。斬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陷萬陣。搗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力少而爲功多者。固無足怪。夫戰有時。動有機。因其時。敵不能支。乘其機。敵不暇思。夫衛、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與機而猶能勝者。特出于其勇。使無勇則敗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戰而已。提兵再戰。而收衛、霍百戰之效者。乘時趨機。而不獨取辦于戰。故也。而或者以謂衛、霍當匈奴之盛。而靖當突厥之饑饉。如武帝之深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踐焚蕩之所殘。孕重墮殞之所失。叛降離貳之所分。雨雪饑饉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衰矣。以謂所遇盛衰之不同者非也。夫青之渡漠。蓋嘗一對單于而不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戮。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戮八千人。而常棄大軍。天幸不至。亡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遇其軍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去病之服渾邪。何獨倚斬艾之威。蓋已危矣。至于不戮蘇建而棄大軍。此宜靖之所深笑。故愚以是知衛、霍、勇將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然多費歷時而少大功。用智將者。雖滯于伺待。然費輕省戰而收奇功。可見矣。蓋宣帝之時。先零擾亂。而趙充國嘆曰。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而丞相御史乃用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吾嘗謂耿中丞積粟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今所積纔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策。故羌人敢爲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辛武賢乃始區區于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智將之收功者。常在于未兆之前。而勇將之成敗。乃在于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將之設施。勇將終身由之而不悟也。彼衛、霍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況其下者乎。

審戰篇

臣嘗輕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病。以孫吳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其後籍與高祖角馳于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伯天下。而去病之方略。雖不足稱。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虜。轉鬪千里。踰險阻。陟荒絕。而未嘗失。此亦必有以過人者。又嘗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辨博。好立武事。而以將帥自許者。則嘗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無事于古人之緒餘。而一切自己出也。雖然。天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況夫兵者。其術亦多矣。是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徼勝也。蓋思之至。而後知其故。古之善戰者。不必學。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故史稱項籍曰。略知其意。又不肯學。啗炙者。豈有知其美而不盡嚙哉。故不肯學者。非不學也。一得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皆傳昔人之言者。宜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不能泮然盡悟昔人之心。而徒欲以有窮之言。而待無極之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弈人之教弈也。操圖置勢。以教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于是使學者。因是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迹。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無顧于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而必膠于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而悟其致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爲之一言。卷甲逐楚。不顧敗亡。而滅籍于垓下。夫千里而逐利。又犯強敵。兵之所甚忌也。而高祖不顧者。何也。項籍有可亡之時。而所犯之忌。

不足以害之。故也是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信提兵于井陘。客戰遽鬪。不虞趙之絕其喉。毆兵而納其闕中。夫遠鬪而士無宿糧。敵險而輕犯者。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知趙之愚將。不足以知此。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以氣勝。頡利于國都之中。而李靖勤兵于北邊。腹背而束之。則頡利之中可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勝之勢。不肯少動。與之盟而安歸之者。何也。夫頡利之困。未能一敗而覆之。不能無慮于後。則不若徐養而伺其變。此之謂事可而時不可者。以苻堅之強。而東晉之陵遲。江左之卑陋。關中之富強。而王猛不肯南下。而窺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衆遠鬪。而國無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以紓內禍。故苻堅不聽而秦亡。此之謂人可而時不可者。故當其可也。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爲。當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不敢動。凡此四者。蓋略矣。昔之爲書教後世以兵者。于此四者。豈可以言盡哉。設將言之。是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爲美者。豈能發之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足恃也如此。而後世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捨。夫廢而不學。是未嘗知有西子之美者也。學而不捨。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怪乎不足以言兵乎。蓋魏武號爲深明孫子。而爲之解說。最爲簡略。彼以謂孫子之意。言雖多。可以盡之耶。姑開其端可也。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九

議

力政篇

臣嘗患今之士大夫好言三代治安之世而不究其所以治安之端。退而視其所爲。則亦汗漫而不以有成。夫亦思之不熟矣。世之營居者。莫不欲善居完室。順寒燥燥濕之宜而可樂也。將爲是乎。則一家之居。集衆室而成者也。一室之中。集衆物而成者也。物之用。集衆用而成者也。試舉其一焉。將爲善室乎。則必得善木。將治木乎。則必有善之器。惡則不足以治木。將求善牖乎。則自衆用而集之。無一不善。而後牖可善也。將求善室乎。則猶治牖也。自衆物而積之。亦無一物不善。而後爲善室。將求善居乎。亦猶治室也。無一室不善。而後爲善居。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一民之家。譬之則一牖也。一國之地。譬之則一室也。萬國而爲天下。譬之則一居也。故將求一居之無不善。則必始于一牖之得人。將求天下之無不治。則必始于一家之得所。一家無不得其所。家家而召之。而後一國皆得所。一國無不得其所。國國而積之。而後天下莫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所平治。而仁人君子之所以盡心竭力而不辭。安得慢然徒知其安平之可樂。而不究其所以哉。蓋召公聽男女之陰訟。而舍于棠下。而孟子仁義教時君。而其本乃在雞豚狗彘。山林魚鼈。

耕桑里閭之事。足五畝之宅所用耳。夫召公爲天子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而治事臨務。至出于草野田畝草木之間。而王者之政。至于雞豚狗彘之畜。莫不謹書。宜若不知體而可一概用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美宜召信臣之徒。其治郡邑。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莫不便利。而至于躬行田野。不少休息。決水疏田。立爲表制。錙銖尺寸。咸有次第。未嘗不愛其知爲政之理。而竭力勤事。而至誠愛其民也。故生有顯名。沒有祠祀。使天下之守皆如此乎。安有不治之憂。而臣見今守令之不肯力政而勤求也。今之爲令者。比之守差勤矣。然天下訟獄無受賄之奸。催科無後期之責。偃然高枕曰。吾事辦矣。田不問。桑不植。溝洫不開。林木不充。疾病不養。鰥寡無告。問之且不知。何暇責其治之乎。爲守則又失矣。言公平付之有司。吾待其成。言出納付之有司。吾責其慢。舍是則晏安佚樂。要賓客之歡。而求聲名。結利勢之援。而舉世家。一鄉有不治。一邑有不安。問之且不能言。而又何暇責其治之乎。其原在乎輕小事。遺微利。怠慢安佚。而不肯力政。故也。向者。臣見朝廷取種植之法。以下郡邑。誠有其意矣。然臣以謂政事之在民。其委曲者。非特桑而已。今將事事立法。則恐文書可行。而病于報覆。不若時命監司。按郡國者。若今監司。不治方里之外。又當察見其田野溝瀆之種。植畜牧。凡民之細務。以其治否。爲守令之賞罰。則不獨入其國。而又當行其野。不獨觀其政。又當令其俗。舉其善之有成者。而賞一人。痛責其尤無良者一人。以懲勸之。則田畝里閭之間。事宜不待令而上已爲之。使守令不一。一爲法。而法固已立矣。此非臣之私分也。先王之巡狩而考諸侯之治否。入其方土也。問

曰。予治者有慶。而土地荒蕪。遺老失賢者。則先王以不治罰之。彼治者蓋亦知此而已。故將推力政之。公必始于守令。而後有成焉。

衣冠篇

自陛下卽位。以至于今。上自朝廷。下及里閭。事無大小。一切務以法度從學。而消去積習簡慢之俗。其爲法詳矣。然上自乘輿公卿大夫。而下及士庶人。衣冠車服之制。獨未爲之別。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而朝廷將示榮辱勸沮之意于下。宜莫深于此者。此臣之所以謂當在百度之一。而以法律從事也。夫三代盛時。衣冠弁冕佩玉之制。學者皆能道之。而世亦以謂陳爛之言。厭聞之矣。臣不復一一以言。而今所大患者。軍旅之長。武力之臣。技術之官。其冠服與公卿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府史胥徒之冠服。豪民大賈之車馬。與縣令刺史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古者尊卑共朝。貴賤聚享。不問而知其官。不察而知其別。今也貴賤錯陳。上下共處。而冠服一概。雖略有所別。然不問不知其官。不察不知其別。蓋今所謂緋紫之假綬者。與府史小吏之所服。何以異哉。其弊久矣。非今日之積也。而改之未有害也。而其難于改者。蓋有二說焉。言者曰。隋唐之餘制。不足法也。將遂行三代衣冠之制。三代之法。詳細委密。不盡知驟而施之。顛倒且不能辨。況通其意乎。一佩而聯衆玉。一車而駕四馬。今之士大夫不能是也。故其說格而不行。臣知言者之未之思也。夫三代之爲冠。非上世無冠。而先王首爲之也。三代之爲車。亦非上世無車。而先王自造之也。先民之免于巢居而穴處也。久矣。其不被髮而處徒步而行也。亦久矣。先王能因其

有冠而加以尊卑之制。因其有車而立之上下之等。而世之不復三代之衣冠車服也。久矣。其不能佩玉而趨四馬而駕也。亦久矣。見被髮而後冠。恥徒步而作車哉。先王因民之所用而遂文之。則今之衣冠車服而爲之尊卑上下之別。不亦可乎。使先王而出于今。亦且因之矣。何能必師其既陳之餘迹。而不師其因民而爲制也。說者又曰。今之服。大抵南北之餘制。隋唐以來。習行至今。驟而爲之別。則民望之將驚駭以爲笑。臣則謂之曰。自穴居野處而爲車服。以堯之簡質。而虞舜作服。夏之忠也。衣冠車服。非舜之時也。商之質。周之文。其衣冠車服。又再易矣。自是以來。其錯亂誤舛。展轉而相變。以至于今。則凡幾驚駭而爲笑矣。今之衣冠車服。自生民以來有之乎。則憂其驚駭而爲笑可也。如其初。未免乎嘗駭笑也。則何獨至于今而始憂乎。此俚優家人之論。而不可以施于廟堂之議。故臣願陛下詔有司。取今車服之制。上自公卿大夫。而下達于士庶人。與胥吏工商之徒。皆因今之物。而稍爲之別。使不至于相亂而不可辨。則亦嚴等威定民志之大端也。或者猶操前說而論難。則臣既能詰之矣。

亂原論

國家之亂。嘗在於遠利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不懼之處。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以培養。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覺矣。然人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

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閒有所謂疑慮。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象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其節而制其和。繇是言之。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譎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閒之以不肖。至於近來。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盡性論上

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雖判散殊別。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自內而本之者。爲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廣至於贊化育。禍福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

遷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動。以待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內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爲王者之事。故足觀變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爲禮樂。小之爲政刑。所以鼓衆動名出而與一世同患。無所感而不通。盛德之大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內。不在己。則必在物。所謂道者。不外是矣。且天下之道。不過於內外。而內外之道。其初曷出哉。凡在內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虛靜明達。無所待於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顯諸形名事務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心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於無爲。而著於有形。使天下萬物蒙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故內外之道雖殊。而同出於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曰內外。一言而盡內外之道。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不起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豈能強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於天者。而無有闕蔽不照之累。天之全授於我者。全得之而已。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爲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其別蓋多矣。彼其爲是大小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爲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於庶人。登山者。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強立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涉焉而窮其高。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觀。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別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爲聖賢之別。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強弱之異。故人之繕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盡性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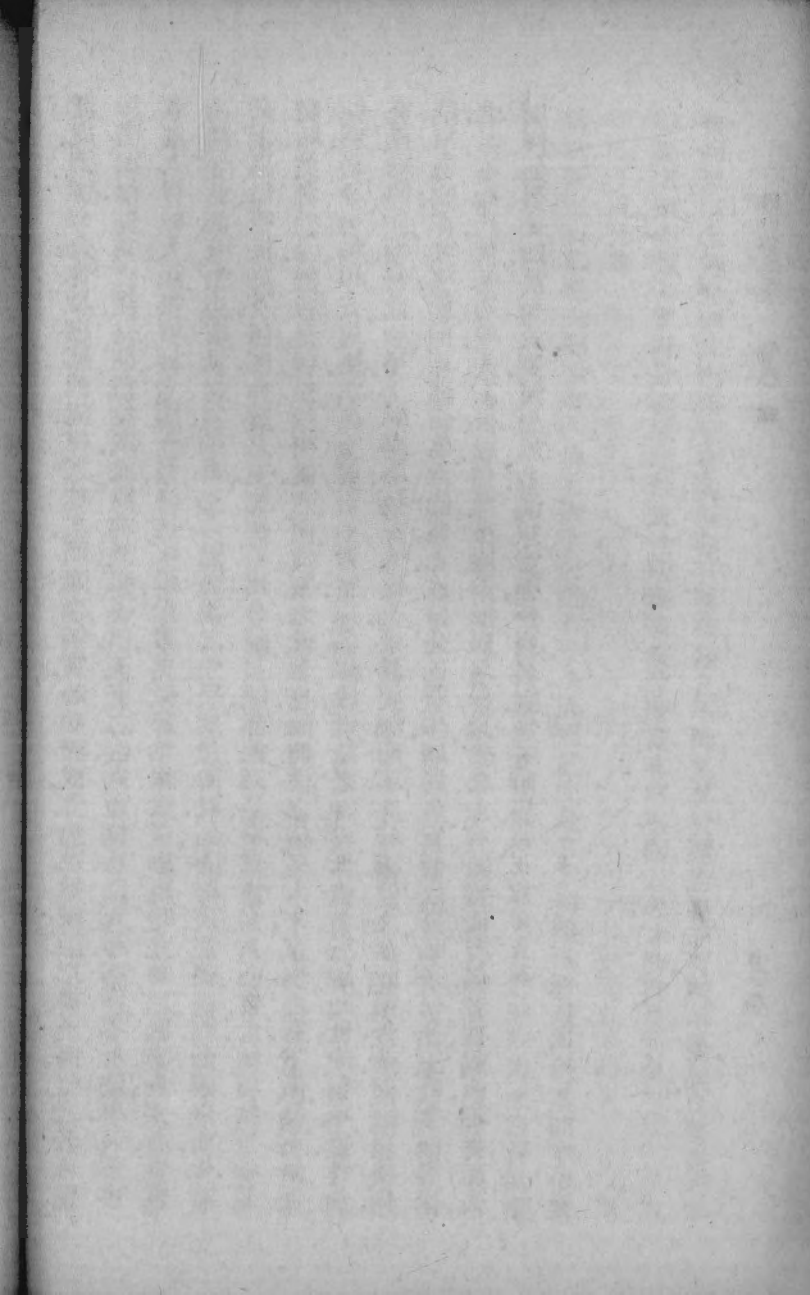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說也。蓋孟子嘗以謂性善矣。夫善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矣乎。故吾知孟子爲性善之說。其有救乎萬世之變。而非性之至論也。楊子曰。善惡渾。楊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己之性而爲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亦兼受其惡者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知之者。無不盡矣。凡性之可以爲善者。聖人達之無不至其極。凡性之可以爲惡者。聖人察之無不極其微。於是乎有學焉。開其所絲達之途。使趨者必至其極。而無蔽闕於前。治其所能察之隙。使避而遠者。必盡其微。而無有鑠奪陷溺之累。故能盡性之大體。則趨善而遠過也。兩皆至其極。故善之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去。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爲下愚。所以爲賢否之殊者。亦計夫所趨之善有淺深。所避之惡有大小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全有不全。故昔者。顏子之於孔子。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也。孔子至焉。而顏子之力。幾弊於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授於天者盡。而顏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由之兼人。是也。二人者。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顏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之者。至於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身。何也。豈顏子遠其惡之授於天者盡。而由也。賜也有不盡者矣。譬之醫也。不

盡知天下之善藥。則其治疾也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周。則其於遠害也。必有所不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而聖人盡吾身善惡之性。夫性所至有淺深。所盡有廣狹。而人之才能。自是別矣。

孔光論

昔者。聖人所以惡夫鄉原者。何也。夫天下之道。君子小人而已。使是二者灼然無有殺亂於其間。不啻若白黑之易明。則人誰不欲用君子而黜小人哉。惟其有冒於其間。則使君子小人之別不明。而後有欲得君子而得小人。欲取善而得惡者。敗世生亂。往往出此。且亂君子小人之別者。非鄉原其誰哉。於君子小人之閒。包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利者。鄉原也。予嘗觀漢成。哀之閒。舉賢孔光。嗟夫。光。鄉原之雄也。王嘉之忠。蓋竭節。事君不欺。與夫董賢之嬖。幸敗政。漢之婦人。孺子。皆知之也。哀帝怒王嘉。思有以殺之。光從而奏曰。嘉迷國不道。哀帝欲重董賢。使見光。光從而厚禮之。身爲三公。不敢以賓客見君之弄臣。是二者賢者之所爲歟。姦者之所爲歟。以爲賢歟。則畏君之威。而殺賢人。明知君子之及禍。而身擠之。說君之意。而諂奉嬖幸之賊人者。不廢爲賢也。則天下亦少矣。以謂姦歟。則世之賢之者何也。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知足以欺人。姦足以容身。彌縫其惡。使人窺之也難。故常冒天下之美名。而獲君子之利。使光能力救王嘉之禍。而深折董賢之盛。哀帝未必不少悟。事未必不少止。相哀帝之昏愚。而啄喪漢氏者。非光歟。智如王嘉。猶賢孔光。鄉原之足以欺世也如此。此聖人知所以深絕之也。予觀西漢之俗。其公卿大夫。與世之學者。不恥賤事。用心不侈。其迹或若鄙。而人多可用之才。趨事赴功。往往有成。晉人之俗。高簡

浮虛公卿大夫皆足以美觀望使人尊之而臨事無實赴功無成譬如冠冕黼黻以被土偶望之若可畏屋壞梁傾爛爲塗泥是果何益哉或問其故張子曰天下之俗尙實責功則人心不侈不差賤事天下尙名則人自尊大而無實材六國分裂諸侯並爭愚者思保家免禍賢者思趨時立功以取富貴人心豈容高談于其間哉是以舉世尙實子不見六國馳說之士乎度量時君如弄嬰孩窺察成敗如觀目前皆有奇才異能後世莫及何則尙實之至實技乃出日斷月練異能乃見秦世無文人心自危劉項並爭智者交馳勇者効力辨者奮舌至於西漢六國尙實之餘習也故西漢之俗多人才東漢之衰下傲其上憤世嫉邪名譽可尊相夸成風黨與交興士不考實以名相矜當時之時與世尙名三國短世餘習不絕雄如曹操猶問許劭晉武治平士無勤勞故天下之人求爲美觀而不究行事譬之如敗梁污壁而被以綺繡臨事輒敗亦宜乎此則東漢尙名之餘習也或曰先王有作則於名實何取焉張子曰先王隆實而名從之名不孤行實著乃興先王崇之以激世勵俗故曰名譽以崇之未有無實而有名者也或曰不幸而失則何如張子曰甯失於實無失於名漢以實強晉以名衰豈不明哉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十

說

說道

昔者聖人之神智。固以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然其應物之迹。與夫輔世之術。何其夷易而可遵。著明而易見也。今夫所謂仁者。道之一而非其全也。然自孔子不敢當。而夫子歷談其門人。如子貢。子路之高弟。皆不得與。獨一顏淵庶幾不違而已。仁之爲名有實。其動有迹。聖人難之如此。而況所謂道者乎。是何也。道之爲名無實。其動無迹。周萬物之用而無定名。循萬物之變而無定形。聖人之所獨得之于心。而人不與知焉。其爲物也。君子之所難至。而小人可以爲資。夫惟君子之所難至。故以顏子之德而猶有所試。夫惟小人可以爲資也。是故君子慎之。而不敢少肆于形器之外。以至仁伐至不仁。天子之所謂順也。而伯夷非之。夫伯夷有見于君臣。而無見于仁不仁之變也。立賢而舍不肖。則能安其國家。而季子辭之。夫季子有見于嫡庶之分。而無見于國家安危之權也。夫伯夷。季子。天下之豪傑也。其智非不足以有知于君臣嫡庶之外也。而守之至死而不敢踰。何也。夫君臣嫡庶。天下之大分也。違天下之大分者。謂之亂。敢任天下之亂而卒不違其正。惟有道者能之。二子之智。不能了然于此而無疑也。則甯其一以無失。

天下之常。故道者君子之所難。夫以臣伐君之爲不可也。而時伐之。以庶易嫡之爲不可也。而時易之。是道也。聖人之所以破天下之常安。而湯武王季之所以爲聖。而世之奸凶所資之。以爲僭亂者也。天下之小人。其心常樂于放肆而無法。聖人憂之。故一飲食。一衣服。嘍歎步趨。裾領佩帶。恐乎不敢自便。使天下守之。如畏父母。彼惟視天下如揉強服猛。一夕解殺。則起而爲亂。故恐懼而不敢肆。如此。乃欲一決隄壞。防關戶徹闕。而示之以無所不可。曰。此爲道也。則天下幾何。而其君臣父子之不相保也。故曰。小人可以爲資。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世之中人。使之守官。則天下常治。而豪傑之士。使之由道。則或失之。中庸之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時中者。道之權也。而小人之無忌憚。乃欲自冒乎君子之權。則小人者。可以一日而啓其自便之意哉。且君子之所謂仁義者。非謂其知仁義而已也。必曰能行焉。故仁義責之于躬行。至于道。則曰。志于道而已。彼惟其未可以躬行也。亦竊有志焉可也。自周衰以來。老聃莊周。始以其說暴于天下。彼惟不見聖人之用心。故以其所知。取高于世。自是以來。天下學者。棄常而守變。忽事而貴理也。久矣。而不知夫將盡天下之變者。必通天下之常。將順天下之理者。必通天下之事。夫聖人所以難夫道。而不以示人者。其心非外之也。非絕其途。使天下之人不得而至也。吾明至顯之迹。使天下由之。君子爲之無難。而小人無所恃。以爲亂者。又非特如是而止也。夫變之所存。不在夫變。而常者變之宅也。異之所起。不在夫異。而同者異之符也。習常守同。而後天下之異至也。異起焉。恣其所取。而不爲貪者。其必知天下之至廉。任其所殺。而不爲暴者。其必知天下之至仁。故道

可循而入。不可以直而取。吾見天下之好高者。足以召天下之亂而已。未見其能遠也。

說俗

天下之事。其爲物也微。而爲效也漸。而深。平居無事。則若緩而無能爲。而國家之治亂興亡。常由之者。天下之風俗是也。天下安而後風俗美。非安而後美也。夫惟俗美。故天下安。天下危亂。而後風俗惡。非亂而後惡也。惟風俗之不美。故亂由之而起。治天下之本。在正俗。正俗之道。在示之以所安。夫人之情。何爲其有所安也。安生于所習見。所習久而心悅者。然後定之。聖人知其然。故降仁義。明禮樂。以善天下之民。使人知其爲善。家諭其道。內外上下。無賢不肖。舉皆習焉。故其人一日舍是。則其心不安。是以可使善而不可使爲惡。不幸天下有僭叛不軌之臣。則天下共怒而力誅之。如負至難可畏之責。閭里有桀傲違教之民。則一鄉悉力而共排之。如見異常可駭之物。惟其然。故其爲天下也。安平而無虞。其傳祚也。悠久而屢興。昔者三代之衰。皆有中興之子孫。而周之末世。凌夷大壞。至于春秋戰國之際。其亦極矣。然齊桓。晉文。以大義倡。諸侯于紛爭奪攘之中。靡然無敢不從。當是時也。不能伯天下。不尊天子者。無令諸侯。至於逐君盜國之臣。猶不敢自肆。必有以其說借依于禮。何則。天下之情。由安于順故也。是故順天下之情者。與而違者。不旋踵而亡。彼秦之強。而二世遂滅者。何也。彼教其俗使之安者。乃其所以自亡者也。秦滅六國。以詐力取天下。其民之所見。非兵戰則智計。非詐謀則斬伐。而又使暴刻之吏。嚴慘之長。日夜積察而抉剔之。秦之父子。視殺人無異乎犬羊。視欺其上無異于給寇讐。視紛爭不甯。無異于床寢門闔之安。父子

兄弟日夜相教。其身習之。其心安之。其氣樂之。一不爲是。則以其爲不肖之民。故天下一亂。君臣相殘。郡縣分裂。屠殺篡弑。大亂而後已。何則。秦之父兄安于是。人莫之或非。故也。且天下之治亂。未有能獨成者也。必資天下之衆。而天下之安于善。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害天下之治。何則。周之時。非無小人也。天下安于惡。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救天下之亂。何則。秦之時。非無君子也。故俗之所安。其固不可搖。俗之所厭。其閒不可合。是以聖人畏之。昔者唐之中世。大盜起而爲亂。其將相大臣。力征盡計。不須臾而去之。大盜既去。其餘黨遺種之在河北者。皆封以爲諸侯。然其後僭亂叛渙。無所不至。唐之君臣。爲之不安。枕者百年。卒不能鋤去。其河北而唐幾與之偕亡。何唐去河北之易。而平河北之難也。夫安史之際。天下習治之俗也。彼其民皆愛其君。服其政。而惡其仇。彼其播越而危亡也。流涕痛哭。而思拯之者。不啻如報其父母。挾天下之共怒。而誅其賊。故其用力不勞。彼河北之諸鎮。傳世一再之後。其視叛王命。凌天子者。乃其所謂才能可喜之觀。以夫忠順而畏上者。爲柔懦而無振。故田洪正一效順。自以爲能變兩河舊俗。然不須臾而禍及之。彼唐之君臣。乃以人之所欲。而強奪其所安。故用力雖久而無成。嗚呼。天下之所安。其可畏也。如是其甚矣乎。仁人君子。不務觀天下之俗。而占其國家之安危存亡。而區區于末事細故者。亦愚矣。周之俗。安于禮義也。故周興。秦之俗。安于詐力殺伐也。故秦亡。河北之俗。安于犯上僭逆也。故唐衰。彼其安于禮義。以夫凡可以爲禮義之俗術。皆教之故也。彼其安于詐力殺伐。與夫犯上僭逆者。亦以夫凡可爲二者皆見之政也。日漸之。月摩之。則其蟠也如山。其動也如川。入而譎其妻子者。習而後譎其

君安于竊鈎者。習而後能竊其國。欲人之無安于惡者。無待其成。絕其漸焉。吾亦遲之矣。

說化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于公卿百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一筦。庫。田野族黨。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具。賞罰生殺。斂散開闔。皆有法。備其位。修其職。治其具。謹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而位備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執事甚卑。郡縣之勢。順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于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可救。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爲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爲人。其精神爲之主。而肢體爲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爲用。如其神眊然而蒙昏。則其身雖完而不爲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不與屬。則腐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師。政教之具于四方。而主治于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衮執珪。大輅鸞旂。三揖而坐。垂衣而拱手。此不足恃以爲壯也。挾弓超乘。瞑目而視。總千而立。此不足恃以爲武也。燕私房闔之好。淫僻安褻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懦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忘。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爲土偶人而變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主之脩身。且夫宗祖恣肆于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醉呼。平旦之人不聞也。然先王不敢以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惟備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有愧。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王不敢自恣于冥冥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

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閑于吾誠。故其龍袞執珪。大輅鸞旂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挾弓超乘。瞋目總干也。天下望其旌麾。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作。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實也。實著于內。而人從于外。莫之爲而自然。□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于上。而下仰之。職修于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之。庶官之法。不徒施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功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爲吾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修身治心。以達其意于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睨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夫一射也。而中否。何也。所謂射之心不同。故也。政具教成。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放肆。不爲少止者。是射石之矢也。豈復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堯舜垂衣拱手于上。而天下之人。象形而不犯。張湯杜周。恃小慧細察。以刺取人之罪辜。辜世未嘗無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于使人遷善遠罪也。宜緩于鞭笞別剝者矣。然論其效。必先堯舜。由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

說經

先王之治天下。其賞罰榮辱天下者。可謂衆矣。然先王未嘗有焉。何則。其賞者天下之所共與。其罰者天下之所共棄。取天下之同好共惡。而制榮辱焉。故吾何所用心哉。夫惟好惡不出于吾心。而天下舉同焉。是故其好者。非苟可悅者也。其惡者。非私可怒者也。是之謂經。使天下可悅者。非出于一人之私好。故爲

之非苟順也。使天下可惡者。非出于一人之私怒。故避之非苟畏也。是以天下之人。曾有至公之心。正行直言。以自達于世。而陰消天下奸邪詭僞之俗。蓋昔三代之時。臣之所以告其君。君之所以戒其臣。官師相規。父子相告者。其言明白夷易。非有深遠隱伏。使人難通而疑之者。豈獨如是而已哉。其衣服冠冕。動作言貌。莫不禁夫造異而不同者也。嗚呼。先王防民之責。可謂深矣。天下之奸邪。何從而起耶。使天下之爲上。皆至公大正。取天下之好惡。以爲己之取舍。則必得善惡之實。而奸僞何從入之哉。惟其天下之所謂善而時非之。天下之所謂惡而時取之。其爲說辨而可惑。其爲理澤而可喜。故奸人得乘其便。以附會其意。而名理始亂矣。且見不反人性。不能治天下之公善。遠天下之共惡也。故不得忘于世之人。苟概之以天下之常道。則何從而行其意哉。故必其與也。必自乎上之好惡。違天下之經。而志之所向。詭辨而多奇也。昔齊人有嗜羊者。一嗜其瘠。一嗜其肥。肥之庖皆善羊也。而瘠羊之病棄而不售者。舉集于嗜瘠者之門。夫彼之所嗜者瘠而已。未及夫病也。而病者集。何也。夫肥者天下之所共好。不可以僞欺也。彼惟所嗜與人異。宜怪僻不常。而不以常味曉也。故可冒而欺焉。是故嗜瘠而得病。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邪慝者。不可以經爲也。惟夫經不正。則好惡不通于天下之衆。故庶民廢而好慝冒之。以起。周公有言曰。汝爲正。克用常人。夫非常之人。天下之所難得。而不如常人何也。夫貴天下之所難得。經之所由喪也。昔唐文宗成其辱。決意于李訓。鄭注。夫文宗豈欲自禍哉。其意惟厭夫天下之所謂才者。謂皆庸不足與圖事。意天下之奇才。必出于常人用意之外。故視其奸險譎怪。而心不疑。更以天下之常

理爲庸人之論。文宗之用心。非不至也。而無益于禍。何也。彼惟好惡之不得其正。故人主之好惡無他焉。舉經而已矣。

說愛

世之常言皆曰。人之所愛莫如身。胥靡乞丐之民。使戕其身。未有樂之者。張子曰。世未嘗有愛其身者。而愛害其身者。方且日夜與其身爲仇。遑遑乎惟恐其害之不至也。而何有萬一之愛于身乎。天下之物。其害壽命而致病者。莫如飲食男女之際。節嗜味。遠聲色。呼吸屈伸。以期于久壽。此有生之大務也。且世之人。有日夜自勉于久壽。而若急于飲食男女之際者乎。使勉于益生之道。如進其所甚憎。而使奪其害生之慾。如聞其所甚愛。彼其爲愛生。亦不足爲矣。老子曰。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人未有語之以死而不畏者也。而日夜之所爲。則取死之道過半矣。凡世之人。不畏死之實。而畏死之名。禍其身于疾病痛苦而死。則樂死而不悔。鬪擊刑戮。一旦而死。則知避之。所以亡其生之實。則未有別也。夫鬪擊刑戮。萬一也。疾病痛苦。朝夕也。不戒萬一。果畏死乎。然凡人譽必曰。賢曰君子。則愛其身者。宜莫若爲賢與君子也。信正所愛。而蹈其言者。十人而一。而好敗其爲君子之道者。十人而九也。惡死而好害其生者。惡不肖而好敗其善者。故世之言乎其立者。不可其右而深惡其右。吾里之狂人。好富而日投其金于田里之人。而吾之里人。果不以投金者或公矣。

進誠明說

帝王之德莫大于務學。學莫大于根誠明之性。而蹈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不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忠。是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得乎神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乎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在也。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爲之謂也。情僞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于不覩不聞之際。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息則化。化而不息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教不言而喻。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誠明之學。

齋說上

先王之爲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爲實也。于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測者可得而接。則祭祀者。豈時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于人心。其靜而不搖。則萬物不得藏于私。其誠而不敢。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其爲物也至虛。其爲□也至明。至虛而易染。至明而易汙。蓋人之生。自幼以至於老。無非假物以滅其真。益

私智以盜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暗蔽而不發。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智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遠。于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棄而不治。以爲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壺。皆不能出于吾心。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爲者。蓋聖人之于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于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質者也。是故謹戒靜肅。使大亂吾心者。一不至于吾前。故靜久則虛。虛極則明。至於明矣。則荒忽而不測。流散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惟揚雄知其說。其言曰。存忘形。屬荒絕者。其惟齋乎。故余于齋而得心術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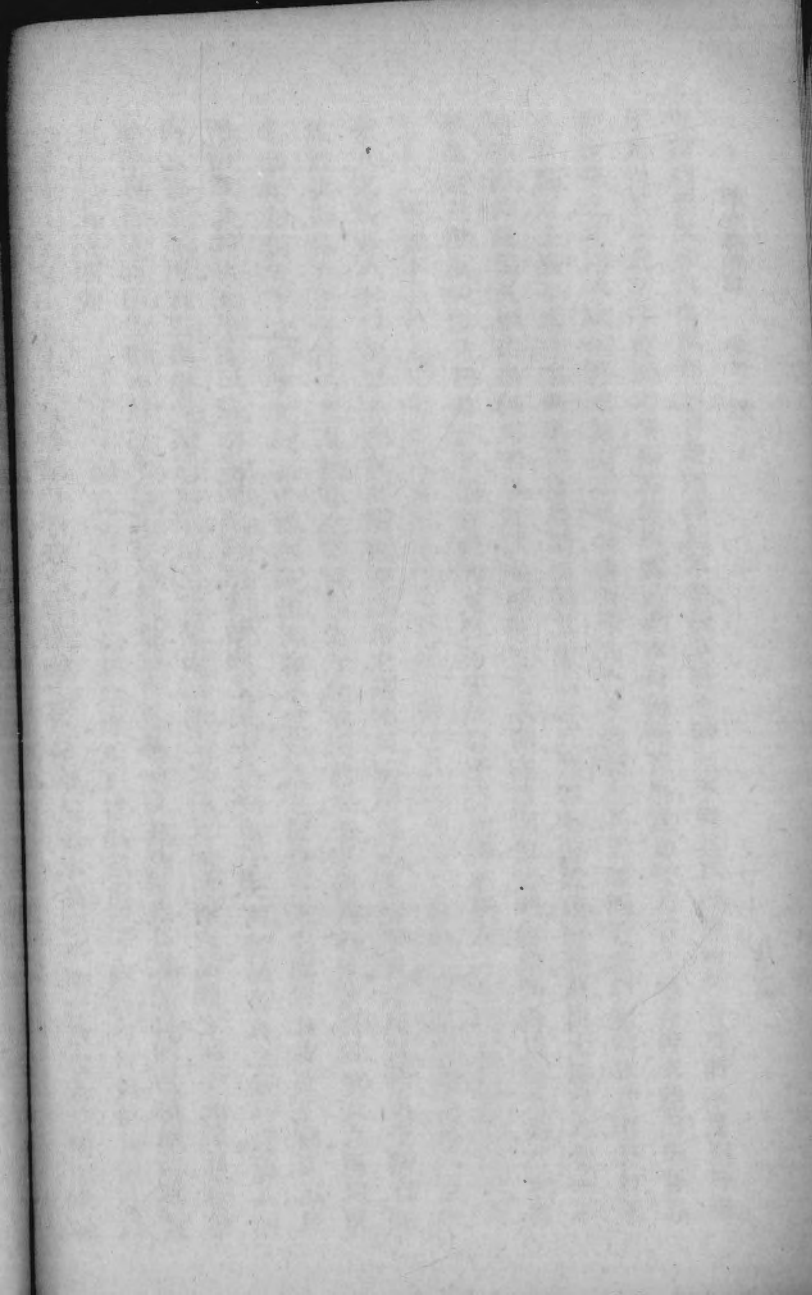
齋說下

聖人之於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際。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所不至。蓋其道非出于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于治心。惟其治心之術。而用之于祭祀而已矣。然則何爲心術。蓋齋者。聖人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冲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壺。日夜交于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相亂。往來相應。而不相舍。凡吾所受于天者。無纖毫爲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于天地。廣至于萬物。至蹟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遁其實。而天下之理窮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協其吉凶。陰陽關其動靜。推是道于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清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于孝也。篤于誠。而盡禮。設之以稻粱庶羞。以達其欲。求之于陰陽內外。以致其氣。然以謂是爲未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功推本。而制爲齋戒之義。還吾本真。以格物之散。復吾清明。而求物

之隱。故曰。齋之日。必見其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祭之道極矣。

正國語說

學者多言左邱明說傳春秋。必求信其書於後世。安肯更爲一書。生異端哉。蓋國語。邱明傳春秋所取諸國之書也。邱明採擇綴緝於其閒。故國語之言繁。而邱明之文約。計邱明所取諸國之語。不止於此。其徒所得者止此耳。正其說曰。左氏出國語。國語者。諸國之史。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十一

詩傳

抑傳

昔者厲王之爲惡。蕩蕩而無制。疾威而無恩。而彊禦在位。掎克在服。怙然于中國。則剛暴而充滿者也。故衛武公之刺王也。曰。抑抑威儀。先儒曰。抑抑密也。夫疏則爲見。有進之道。密則爲蔽。有退之道。故易曰。退藏於密。故抑又爲抑退之抑。老子曰。高者抑之使卑也。書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又曰。文王卑服。則知言太王。王季。亦自卑抑之意。蓋裁其盛而使退。挹其滿而使虧者。抑也。臨下而使物畏之者。威也。居上而使物象之者。儀也。威能抑。抑則不至于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于不遜。雖威儀外也。非不可以僞作。使修其威儀者。蓋使之勉其德而已。故曰。維德之隅。治室者。不先治隅也。使之治隅者。是使之治宮室而已。厲王不能道民之肅心而使之成善。乃更陷溺而使之不逮。民日已罔極而失中。迥遁而不正。未戾而思亂。則雖有哲者。亦陷溺而爲愚矣。先王之教民也。因民之肅心而導成之。因性之光明而緝熙之。而暴君者。則哲謀肅乂之性。乃淪胥以使其敗。此武公之所以深痛而首刺之。以此也。庶人之愚。教之使明者。君之職也。不能明庶人之愚。則既有罪矣。而武公以謂亦職維疾。不責主使教之者。何也。蓋教不中。養不才者。賢者

之事也。厲王之惡如此。姑無望其使愚者賢。無使賢者愚亦足矣。哲人之愚。非疾也。其戾在此矣。故曰。亦維斯戾者也。周之興自文王之能官人。凡凡之械。不廢于薪。故濟濟之多士。各盡其才力。故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當時蔽而不聞。昧而不顯。諂而不陳。拙而無射者。皆有以因其才。故大至于成人。幼至于小子。久至于古之人。皆有成其德。因天下之才。備天下之用。而王業成。其後世。嘗陵夷而人才不振矣。宣王教養而作成之。而采芑作。故其人則方叔。召虎。韓侯。仲山甫之徒。而其力則南征北伐。攘夷狄。復境土。而周宣以之興。則人才之興廢者。天下之治亂。厲王不能使哲人之愚者賢。人才既乏矣。使哲人愚。則人才殆盡矣。故武公所深痛厲王之亂。而原其理而告之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夫將天下莫強焉。則實在于人才。奈何爲是戾。而使靡哲不愚乎。夫文王之能作人而成材。豈有他哉。其自勸。壹壹而不息。穆穆而無閒。其法象之著見于其上。倬然如雲。漢之昭回于天。宣王之作人也。豈有他哉。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有常德。修政事。而後人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而才人至矣。文王之修身者至。故其得人也大。宣王之修己者小。故其得人也狹。故修身之能否。人才之廢興也。夫厲王使哲人陷溺而爲愚者。其原乃自夫不知修己而已。故武公探其本。以爲將使無競維人者。乃在于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下無違德。則人才從上而作。故天下莫能勝。而四方訓之矣。夫玷者。玉之小害也。言之有玷。雖不可爲。然猶未傷夫大善也。而武公旣已戒之使已矣。玷猶有害。而悔吝或從之。言有所苟者。特無補而已。未必害也。而武公又戒以無曰苟矣。無欺于明者。人之所易也。無愧乎幽者。人之所難也。而武公旣戒之以所難矣。言不失于苟。則言

滿天下無口過行不愧于幽。則行滿天下無怨惡。而言行至矣。武公之所以自警如此者。何也。以夫無言不讐。而言發乎身。加乎民。故也。以夫無德不報。而行發乎邇。見乎遠。故也。樞機動乎此。則榮辱應于彼矣。夫惟厲王之不勉于言行。故武公戒之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蓋言得而榮。至。行失而辱來。如投報之各當其所也。彼以爲施美而報惡于此者。是以童爲角。而惑小人之言耳。木之成材可用者多矣。而曰荏染柔木。人之成善而致法者廣矣。而曰溫溫恭人者。蓋凡以柔抑王之剛。以溫抑王之暴。故也。武公不使厲王明庶人之愚。而姑使之無愚。哲人之明者。所欲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而已。

桑柔傳

桑柔之詩。芮伯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大要止于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而已。自菟彼桑柔。至亂况斯削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熱。至旣作爾歌者。誨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肖在下。分守各當其職。事治。故國至于可憂可恤。則是憂恤者。以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恤無至于前。則反其本而已。故此詩以序爵爲本也。四牡騤騤。旗旐有翩。而亂益生。國益泯。民益不得其所。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國步斯頻。則非不動作也。而人蔑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恤者也。其君子則力爭而不心競。不能治國。而職爲厲階。而其患久而未已也。此則臣之可憂恤者也。土宇日削矣。亂而無所定處者。東西皆是矣。非特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外。亦孔棘矣。亂自內而之外者。如此其廣也。日夜謀謨。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國都之可憂恤者也。凡此者。厲王剝喪其徒。如桑柔

之將採而殺之。而民受其病。非特心可憂也。愴于茲久矣。而昊天莫之矜也。故事之可以憂恤者。至于如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政。朝廷則無臣。疆域則無土。大小內外並亂矣。故告王以是憂恤。而使之序爵也。自公卿宜爲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序爵者。別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者。養才爲先。而官人次之。官人爲先。而任賢次之。養才則無逆其善性。而使之有成。官人則別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委己以聽之。而使之有爲。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能道人之肅心者。而與之赴事立功。而沮抑陷敗之。使也自以爲不逮。故曰。民有肅心。非云不逮。則哲謀肅乂之善性。亦淪胥以敗矣。此芮伯誨之以養才也。先王爲政于上。而稼穡勤于下。豈並耕而食。力田以養爲穀哉。先王任賢于上。而萬民各得于下。豈使野人食君子之養。而後爲務農哉。厲王不知爲治之本。而好稼穡以親之。此所以好力民也。好是稼穡。未必寶也。曰。稼穡維寶。寶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維好。又好之矣。非所當寶而寶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先王任賢序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日勞而無功。故雖稼穡維寶。好民力。而天益降喪。而稼穡日已不登。蠹賊並作而卒痒。田萊卒亦多荒而已。故降此蠹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也。言此者。誨厲王以官人也。夫惠君者。定其心。則播告而不慝。參其猶。則合衆以濟功。以爲未也。又考慎其相而行之。考者有所法。慎者有所重。而厲王之不慎。獨徇偏見。而使臧者從之。則臧者反枉矣。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是也。民之所以作狂者。以王之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芮伯以謂匪用其言。至覆俾我悖者。所謂自獨俾臧也。此芮伯誨厲王以任賢也。誠能養才。官人任賢。

則將如先王之盛時矣。六師及之。則兵非所憂恤也。蹻蹻王之造。則動作非所憂恤也。爾土字版章。則國都非所憂恤也。成王之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則非不好稼穡而親之也。而詩美之。厲王好稼穡而芮伯刺之。何也。夫立政任賢于上。而使民務稼穡于下者。本也。親至農畝之間。而饁饋以將其厚者。末也。成王修其本而及其末。厲王好末而忘其本。故稼穡則同。而美刺異也。維此惠君。此者與之而思得之也。與維此聖人。維此良人。同意。維彼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彼愚人。維彼忍心同意。王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賢。故芮伯之朋友相譖。而不胥以穀矣。聖人難知。而良人易察。瞻言百里者。遠之矣。勿求勿迪。遂廢之矣。昔者特遠其所難知。其惡微矣。今也遂廢其所易察。則惡甚矣。愚者不智。而非罪也。忍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喜。樂之也。是願是復。愛之至也。昔者特樂于不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憂于有喜。則害甚矣。是願是復。與願我復我意同。凡此者。厲王不能養才。官人任賢。故其好惡錯亂如此。曰。靡聖管管。則自獨俾臧可知也。抑曰。哲人之異。亦維斯戾。則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可知也。蕩曰。曾是掎克。曾是在服。則維彼忍心。是願是復。可知也。淪胥以敗。言敗而已。未溺也。載胥及溺。則有死之道。蓋厲王尙不知聽用我謀。而序爵。則胥溺矣。非特敗也。其下侯甸。甸之言均也。十日爲甸。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周徧。故甸爲均。莽云不逮。與莫與莽蜂之莽同。

雲漢傳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衰微。至厲王而極。四夷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攘夷狄。內征諸

侯。則非財用足。師衆集。有所不能也。當早曠太甚。饑饉荐至。則田萊多荒。非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流亡。則非所以集師衆也。故序詩者。于宣王憫旱之際。則曰。內有撥亂之志而已。蓋其有志者。未見之事。潛之內。未施諸外。凡以旱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著。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也。災未加己。而知懼。變出于天。而修身。非夫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安能及此哉。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嬖女用于內。則良士去于外。內有逍遙游晏之好。則外不能自強于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實。則內有康濟澤民之心。古之觀人者。皆若此也。予觀雲漢之詩。而知先王之慮患深。責己重。其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又曰。天降喪亂。饑饉荐臻。卒曰。昊天上帝。甯俾我遜。夫大亂困絕。而後先祖之祭。摧毀而無繼。兵敗民潰。而後喪亂而無定。而人君非有過。則安至于遜。致去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數。先王之所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乏。出粟賑饑。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宣王遭不能免之常災。而不憂。遂至于大亂困絕。兵敗民潰。而慨然有遠遜之志。嗚呼。非慮患深。責己重者。其孰能至此哉。此仍叔之所以知其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序以爲側身修行矣。而考之于詩。無有也。盡其說以謂生民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于祈年方社。無不修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右。無不能之臣。而會是不效。而早曠若是。其不可沮止。爲側身修行者之言哉。嗚呼。是乃所以爲側身修行之至也。今夫人之有所祈于鬼神也。在己者不敢不盡。而祈之得失。不敢必也。豈鬼神之無形。天地之悠遠。非人之所能盡耶。是天下之常情。而誠于善而無閒者。則異于是。夫人之于善。不敢不勉。而報之禍福。雖先王不敢必也。

至于作善而無福。先王未有責天而不責己者也。推無有不明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我。此先王之所以篤于責己。而誠乎善而無閒則異于是。先王之于祭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篤矣。不知人于鬼神之別也。知祈乎此而報于彼而已。其誠篤于善。而不知其他。知作善于此。則受福于彼而已矣。致誠而責報于不可知。篤善而求福于不可必。是于道豈不過哉。蓋因其過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于人事。而誠之于祭祀。不勉之于吾身。而推之于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亦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蓋詩之言婉而明。曲而達。言于此而志于彼。陳其迹而顯其意。凡若此也。械樸言文王之作人。則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言爲章至于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之憫雨也。則曰。昭回于天。蓋昭回者。言其明而非雨候故也。是詩言靡神不宗。而所稱止于上帝。后稷。父母。先祖。羣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莫如羣公。先正。而切莫如祈年。方社。故也。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而旱暵之無救。是爲不我助也。

崧高傳

崧高之所序。止于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弈之所序。止于能錫命諸侯。夫武王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侵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爲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矣。而宣王之所能。乃止于褒賞申伯。錫命韓侯。而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至厲

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矣。而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況能親諸侯乎？賞命不行乎上，則褒賞申伯爲可美也。錫命不行乎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善也。天下出于大亂衰微之後，而宣王能振之，以行天下之事，則雖未能甚盛極美，足以比隆先王，而苟無大亂衰微之辱，則是亦可道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王始能行天下之職，詩人爲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而不計其善之大小也。飢者甘食，渴者甘飲，雖非飲食之正，亦足以無飢渴之害也。是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序之所稱，止于申伯，蓋褒賞之事，止于申伯而已。宣王在廷之臣，若方叔、召虎、韓侯、張仲，皆賢者，而所稱止于惟申及甫何也？蓋申伯得所，出此二人者，皆主嶽嶽者之後故也。四國于蕃，則內足以蕃蔽王室，四方于宣，則外足以宣播王政。四國有所界，內也，四方無所限，外也。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四國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國爲內可知也。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者，蓋四國比四方爲內，而比京師爲外，蓋京師者，王所都而已，故其言如此。又曰：揉此萬邦，聞于四國，萬邦，外而遠者，柔之而已，未必聞四國，內而邇者，親聞其政矣，其能揉之可知也。王錫申伯，四牡躑躑，鈞膺濯濯，路車乘馬，敘其物止于如此，而韓奕所敘，自淑旂綏章，簟蕭錯衡，元袞赤舄，鈞膺鏤錫，鞞鞞淺幘，儻革金厄，其詳如此何也？蓋韓奕所美，止于錫命，故詩稱其所以錫之之物詳，崧高方言能建國，親諸侯，而因及其禮命之物，故不嫌于略也。柔者嫌于無立，不能剛而有立，則其爲柔惠也，撓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而內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爲無撓也。烝民稱仲山甫之德曰：

柔嘉維則。嘉者有禮。則者有制。夫惟柔而無過乎禮。而行之有制。故不嫌于撓。而其意亦與此同也。

江漢傳

六月。宣王北伐采芑。宣王南征。與夫江漢之平淮夷。常武之伐徐土。其事一也。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蓋其所敘輕重之體異。故也。六月既成我服。此則一人之辭。而其及于宣王戎事之修。與夫吉甫文武之德者。興起一人之情。而遂及天下之政也。采芑之所稱美。方叔而已。美方叔之才能。而及宣王之作新人才。亦此興起一人之善。而遂及征伐之事也。江漢則言宣王之征亂討罪。而因及召伯之賢。而不專于召虎。常武則有常德以立武事。而及太師皇父之美。而不專于皇父。傳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流及于上天。六月采芑。興起一人之情。一人之善。而遂及于朝廷征伐之事者。所謂小己之得失。而流及于上者也。江漢常武。言宣王之德。而及召伯皇父之美。此所謂王公大人之德逮黎庶也。蓋自大而下之至于小。大雅之類也。自小而上之至于大。小雅之類也。故其爲事則同。而作詩之體異。故雅之大小別焉。或曰。采芑由一人之善。而及侵伐之事。然則崧高之美。申伯蒸民之美。仲山甫韓奕雖美。韓侯而主于能錫民命。蒸民雖美。仲山甫而至于任賢使能。何以知其然哉。蓋采芑無一辭及宣王。而三篇之詞。皆主于稱宣王。此雅之大小所不同也。淮夷來求。討齊罪也。又曰。淮夷來鋪。則討鋪刑也。常武。征徐方之詩也。乃曰。惠此南國。省此徐土。又曰。濯征徐國。蓋惠以仁之。省以恤之。淮以滌其污。征以正其邪而已。二詩其爲征伐則同。而言不類何也。蓋所謂來求。來鋪者。指所伐之人言。

之。故以致討鋪刑爲言。蓋淮夷所伐之人也。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者。指所伐之方言之。故以惠省濯征爲言。而南土者。所伐之方也。所伐之人。則討伐之者。誅有罪也。所伐之方。則惠省之者。予其民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蓋召虎在宣之時。平淮夷。恢境土。而疆理至于南海。則蓋禦侮啟土之臣。而曰召公是似者。則昔之召公。蓋亦能禦侮關土之臣矣。故召旻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是也。釐爾圭瓚。文事之器也。秬鬯一卣。行禮之酒也。召伯有武功。而錫之以文事禮酒者。蓋將與之修文德故也。故曰。告于文人。而終日矢其文德也。

常武傳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變。爲天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文。故文爲常。討亂禦侮。而後武事舉。故武爲變。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嘗去文故也。何以言之。蓋是詩言惠此南國。又曰。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惠則非以爲罪也。不留不處。則不傷財。三事就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以爲戒者。武不可觀故也。大明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先曰赫赫。而次以明明。赫赫示之顯。明明示之昭。兵事尙神密。而王之命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欲正己而已。安用密乎。旣敬者不敢慢。旣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蕞爾之徐土。而其重慎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臣重慎以臨之者。法也。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宣王中興如斯。而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則未嘗震。未嘗怒也。如震如怒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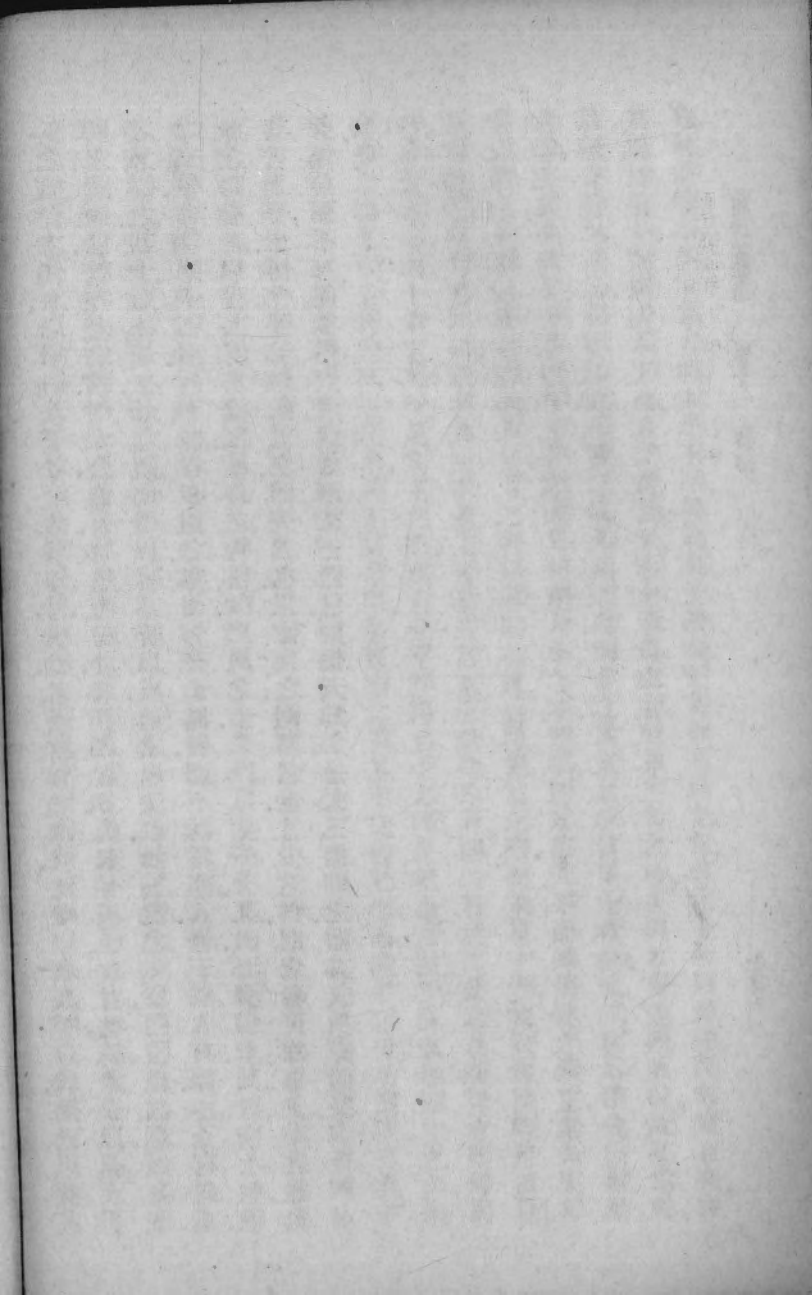
何則。兵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其憤者也。如雷如霆。如震如怒。而後進虎臣。所謂先聲後實也。吾陣至于淮墳。則敵逼于水矣。此所以能執醜虜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也。如江如漢。積水也。如山之苞。固也。如川之流。順也。是詩之所陳。蓋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概見。不留不處。尙神速。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所謂不竭士力以逐利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邱陵。所以爲固也。徐方驛騷。而後進虎臣擊其亂也。鋪敦淮墳。則乘地利也。王旅暉暉。所謂以逸待勞也。有飛鳥之舉者。善起高也。有積水之洋者。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縣縣爲弱外。誘敵也。翼翼爲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馭之有術。不爲小仁末義。以陷人于死。蓋明恥教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爲君子之所笑也。

文王傳

文王之功。起于后稷播種。而文武之興。由于太王之遷岐。而周之先公。未有不務農者。故成王將立政。而召康公戒之。以公劉之事。而周公陳王業。則道后稷先公風化之本。乃在衣食耕織之際。然文王詩敍受命作周之事。乃未嘗言先公之業。以致文王之受命。而一篇之本。止于文王能承天意。以陟降其臣之賢不肖。而後能使周之士世有顯德。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而文王以甯。非獨能陟降招納周之士也。而其風化之所及。雖商之孫子。亦皆相與助成禮樂之用。而歸周矣。內則有不顯亦世之周臣。外則有其麗不億之商士。文王作周。乃本諸此。而后稷先公稼穡養民之功。乃不與焉。何也。竊嘗譬之。爲宮室也。其始斲聚

衆材。惟恐不多。積載土壤。惟恐不厚。材集矣。土積矣。于是命工以度宜。革化土木以爲用。而宮室立矣。方其集材積土。則無所事工也。故工爲後。工治土木以成室。則非工者之巧。土與木亦從而敗矣。故工爲重。后稷先公之造始。種德相成。不贊以成文武之業。則譬之爲室之積材聚土者也。文王席后稷先公累世之德。完其純備矣。于是招合天下之俊乂。登用大小之才。興事造業。革天下而爲周。譬之爲室。則命工度宜。以革化土木而成室者也。方言周之所以興。則本諸后稷先公之際。而未及于士。故衣食稼穡可道也。是猶論未成宮室之前。則稱其材。未及工可也。方言文王受命作周。則夫后稷先公之功。所以立而爲周者。皆士力也。則士爲重矣。于是文王之詩。其言止乎陟降。多士之降。是猶論宮室于既成也。則才之美。未若工之能也。且小雅敘文王之事。首于宴羣臣嘉賓。則言于多士能禮之也。而繼之以勞功遣使。言其于羣臣能用之也。而大雅美文王之政。而首之以棫樸。言其能因任之也。而緜稱太王以及文王之烈。則止于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言其臣之所以爲用者真也。然則言文王之造周。本于多士之功者。凡詩人之意。莫不如此。言文王之事于周之初基。則不知所以本。言先公之事于文王。則不思所以成。言之不同。各有所輕重。而不可亂故也。故曰。詩可以言。蓋作詩者。知言者也。不顯亦世。何也不顯。言其顯也。蓋顯德者。世世有之。故也。思皇多士。何也。皇。美且大者也。美且大者。非止一二而已。故也。夫父子兄弟之閒。賢不才不齊也。而况于世。世皆賢乎。故顯德可有也。至于世有顯德者。所以爲難也。夫士之美者。常難致也。而得一二焉。亦足以爲善矣。而况于多士皆美乎。然則士之美者可致也。至于多士皆美。所以爲難也。然則文

王之能養才作人。以招納天下之俊乂。可知矣。雖然。文王豈有他術哉。致禮以來其所以成。勤教以養其所未就而已。敦養老之禮。則太公伯夷欣然而歸之。天下之賢者。蓋未有不能致者也。故孟子以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此之謂致禮以來其所以成。示之以法象。如雲漢之文章。□□以道藝。如金玉之文質。非徒臨于不顯。而不聞者亦用之。非徒勿弃于無射。而不諫者亦入。終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此之謂勤教以養其所未就也。是詩之所稱曰。凡周之士。又曰。思皇多士。又曰。濟濟多士。又曰。商士敷敏。其言止乎士。何也。蓋士以齒言之。則少者也。以位言之。則卑者也。言少之賢。則老者可知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不可聞。欲得天者。當儀刑文王而已。則惟天爲大。惟文王能則之。而其義與堯同矣。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十二

書記 墓誌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古之善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詩之興。出于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于誠。而後作。故人之于詩。不感于物。不動于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于其心。而後樂。有逆于其心。而後怨。當極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此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宜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于中。而無僞。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悅也。夫文章。蓄其變多矣。惟詩獨邇于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于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于朝廷之政事。廣至于四方之風俗。微至于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于詩。而知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荐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于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術。

不可勝紀。其閒卓然而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于詩。必出于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于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于唐。掃除蕃穢。而撫其真。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于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于詩。且夫人之生于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閒。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于春。成材布實于夏。淒風冷露。鳴虫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閒。無一日隙。以人之無定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爲。有所不能。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賈而不知農。專力于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于世。所謂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歟。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以爲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過天下。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閒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伯。晏仲不能以齊興。子玉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略。屈于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之。而終亦不能自勉。以

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足。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于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于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知。則其于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焉。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于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勢力。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位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與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耻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絲是觀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斫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垵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操幣委質望其門牆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爲師禮之爲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末禮之不修皇皇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若此其至也某又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歎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持術以下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不恥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昧汚辱若是其不知恥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己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愛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爲甚汚而不足爲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分也

上曾子固龍圖書

某嘗謂以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敏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道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

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逾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傍徨悲嗟。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淒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慨慷。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疏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起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瓌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出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餘緒。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恥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爲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及者也。某自初讀書。卽

知讀執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攬其變。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士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爲兩。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効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疏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鋤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

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慕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竊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瀆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上黃判監書

某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於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於末。守真而不陷於僞者。莫近於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爲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秦漢以來。天下學者。甚知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謂乎。然不可以並亡。各擴其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某之不肖。嘗竊歎以爲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乎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缺然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爲道德之論者。本於虛而無形。執禮樂之論者。主於著見而有迹。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有耳。而未始非無也。

無者固自以無耳。亦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將命於我耳。而我之爲是說。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凡乃出於忘意私智。而非物之正耶。繇是而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圓融和會。而物與我兩宜矣。尙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至蹟。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某之於學功。有得於此。而後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爲全也。以上宛邱文粹。

記

進齋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閒。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須臾之閒。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無頃刻不切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之。矯揉其心志。調伏其性情。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

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達。過于日夜之所得。加于晡矣。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于聖人也。如日之運于天。小之爲日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閒。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于道。其勤苦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簣。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肌膚。攘剽其土苴。比于古之人。可大媿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于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于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于世。而生民之望于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係于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可不勉歟。宛邱文粹。

墓誌

華陽楊君墓誌

華陽楊名景。從余遊。數爲余道其叔父君之賢。曰。叔父始好讀書。博通絕人。而其意常狹。儒生思立武功。

奇節人亦以是與之。兩舉進士。罷去。不得志。客江湖。久之。無所知名。時獨遊山澤間。飲酒悲吟泣下。未嘗語人其意。而人亦莫能測其何爲者。熙甯六年。朝廷出軍治辰州諸蠻。景之先人朝奉君從軍。以君從行。師克懿洽城。主將李浩請君招未附者。君大喜。匹馬懷檄入其穴。一夕報命。得降者數百人俱來。明年。築懿洽爲沅州。帥謝麟奇君材。留館之。君爲麟畫攻守策甚衆。未及用而麟罷。君亦去。明年。君卒。夫人符氏遺腹產一男子。元祐明年。某月某日。景始獲迎君之喪。葬于蘇州某縣某鄉。吾叔少孤。教養于先兄。恂恂如也。其死生三十五年矣。天窮而人厄之。有至是也。夫。余曰。是固無怪。彼其悲歌泣下。至匹馬入敵。輒大喜。此其所欲試。非易售者。窮固其所。君諱某。字某。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世華陽人。蓋漢大尉震後云。

符夫人墓誌

夫人符氏。南海番禺人。曾祖祖爲布衣。父臻。虔州同法參軍。年二十。嫁故大理寺丞陳君世則。寺丞參知政事諱恕之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執禮之子。夫人歸陳氏。陳氏族素貴。夫人起寒家。以禮奉順。莫或敢以貴臨之。寺丞君宦坎珂。家徒四壁立。夫人安之。內外忘其貧。性寬仁。無怨惡。撫異出子如己子。子男四人。鼎。鼎。孫四人。鼎與余同學。宛丘。是時。鼎叔爲郡要官。而鼎刻苦自同諸生。窮冬積雪。寒坐一室。杜門諷誦不輟。余竊賢之。而考其淵源。固已知其親之賢也。今年冬。鼎以書來云。夫人沒矣。將葬于池州青山之南原。而屬余銘。狀其行事如此。其不誣已。夫人年七十。其葬實紹聖二年正月己酉。銘曰。自微嬪貴。儼弗陵。從夫以艱。順以承。考終同穴。如平生。子孝而賢。以有銘。

田奉議墓誌

君諱君度。字唐公。亳州鹿邑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父諱京。終天章閣待制。贈司徒。司徒慷慨。以功名自任。嘗提點河北刑獄。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叛。司徒聞變。縋城夜出集兵。天明。王則驅司徒妻子上城。欲以招司徒。司徒望見。引弓射之。中其子。示士卒無異意。時見者爲下泣。余舊居宛邱。司徒歿已久。見其諸子皆豪俠倜儻。以氣雄里中。而君司徒季子也。獨循循儒者。居家以遜弟稱。與人循循和樂也。以司徒恩。守將作監主簿。積官至奉議郎。賜五品服。積勳至饒騎。嘗監陳留酒。蔡州稅。京通津門簽書。曹州尉。判官廳公事。監在京粳米第一。君治官不苟且。所建立有可觀者。長吏多薦之。其監米。年四十有四矣。一日。易服。遽見其故人親戚。口雖不言。意若與訣者。未遠得疾。及舍而卒。吁。亦異矣。君娶王氏。封某縣縣君。男八人。三女子。長嫁襲丘縣尉王令瀉。餘幼也。將以某月日葬君某縣某鄉。而余表兄李文饒以君狀來。請銘其墓。銘曰。

崔君墓誌銘

君崔氏。諱保孫。字祖德。許人也。以其舅程康穆公恩。試將作監主簿。年二十有四。居父喪。以毀卒。曾祖某。贈工部尚書。祖某。贈禮部尚書。父某。贈中大夫。夫人范氏。今樞密高平范公之女。二男子。曰履。應天府宋城縣尉。曰漸。舉進士。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君與范夫人于鄭州新鄭縣某鄉。清河張耒實銘之。銘曰。

惟崔氏。隰陵人。遷于許。禮部君。君爲兒。卓不羣。長好禮。恭篤慎。不玩友。妻如寶。居莽喪。戚斯文。服其服。徹俎尊。或止之。君不忽。世禮衰。半亡存。唯齊斬。僅不泯。克守古。君幾仁。讀詩書。志本根。曰吾學。可設陳。嗟腐生。耀浮文。韓忠獻。世大人。謂君賢。崔其振。高平公。譽毀信。自君少。以子嬪。謂崔氏。是駒駿。孰與之。幼而聞。孰奪之。冠而隕。藏千萬。不一陳。其或者。在子孫。

晁无咎墓誌銘

惟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而后。不能講其出。國初爲清豐人。眞宗皇帝時。有諱迥者。爲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元。始徙居開封。或守鉅野。迥之子諱宗慤。爲參知政事。謚文莊。又三世而生公。其諱宗簡。贈特進吏部尙書者。爲皇曾祖。諱仲偃。尙書庫部員外郎者。爲皇祖考。諱端友。贈左朝散大夫者。爲皇考。公諱補之。字无咎。幼豪邁。英爽不羣。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年十三。從王安國于常州學官。安國名重天下。于后進少許可。一見公。大奇之。公從皇考于杭之新城。公覽觀錢塘人物之盛麗。山川之秀異。爲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今端明蘇公軾。通判杭州。蘇公蜀人。悅杭之美。而思有賦焉。公謁見蘇公。出七述。公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蘇公以文章名一時。士爭歸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譽公。如不及。至屈輩行。與公交。由此公名藉甚于士大夫間。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見之。曰。是深于經。可革浮薄。于是名重一時。遂中第。調澶州司戶參軍。召試學官。時試者累百。而所取五人。公中其選。除北京國子監教授。又爲衛州教授。未行。除太學正。哲宗卽位。右丞李清臣舉公館職。召試學士院。餘祕

書省正字。俄遷校書郎。以親老求補外。除祕閣校理。通判揚州。有逃卒用貨得戶部判。至淮南理逋負。公辨其姦。事既決。一府不敢欺。召爲著作佐郎。又遷祕書丞。又遷著作郎。官制檢討官。于是公爲祕書省官十五年矣。而怡靜樂道。未嘗近權要。士論高之。遂知齊州。境有羣盜。白晝掠塗人。公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因晏客。召捕吏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終。悉擒而還。一府大驚。郡爲無警。歲飢。河北民流。道齊境不絕。公請粟于朝。得萬斛。乃爲流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旣集。則又爲具糜粥藥物。公皆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又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墟。使者頗媚其功。欲有以撓之。旣至境。視乃更嘆服。紹聖元年。朝廷治黨。公亦坐累。降通判。應天府。以親嫌。通判亳州。復落職。監處州酒務。中途丁母憂。毀瘠幾不勝長服。除監信州酒。公治職事甚力。了無遷譎意。今上卽位。移簽書武甯軍節度判官。賜緋衣銀魚。尋復通判河中府。未行。召爲著作佐郎。俄遷尙書吏部員外郎。除哲宗實錄院檢討官。改禮部郎中。又改神宗國史編修官。公皆以非才辭避。再三不允。又力請外官。復留以爲吏部郎中。異日事有留滯。無究治者。吏緣爲姦。嘗有嶺外尉捕獲盜八人。法當改官。而考功謂獲盜不同處。曲沮欲壞其賞。吏持之不決。尉客京師久。寤甚。詣公懇之。公憫然曰。當奏卽爲上之。七日而得遷官。于是吏畏服。都無留事。俄除知河中府。郡當大河。扼三門。有浮梁。久且壞。公視事亟欲營繕。有司難之。公乃預爲鳩材。旣集。則爲規畫。一日而成。城中歡呼。民爲畫像立祠。徙知湖州。其治如河中。又徙知密州。猶用前累。送吏部。授知果州。不行。因得管勾江州太平觀。又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又管勾南京鴻慶宮。居鄉閭。以學行爲鄉人所敬。而尤好晉陶淵明之爲人。

其居室廬園圃。悉取淵明歸去來詞以名之。其講學至老不廢。大觀四年。由近制詣部。授知達州。未行。擢知泗州。到官無幾。何以疾卒。年五十八。公于文章。蓋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卽能追考左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揚雄。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口齊。而後已。其淩麗奇卓。出于天才。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愈已還。蓋不足道也。性剛且果敢。勇于爲義。其事親。友兄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爲者。家素貧。先大夫沒時。有女未嫁者五人。公力貧營辦。皆以時嫁。爲士人妻。與人交。無隱情。見事有不當于義者。必直告之。而受人之盡言。亦未嘗愠也。公旣于書內外無所不觀。下至于陰陽術數。皆研極其妙。其禍福往來。先言之。卒之夕。有大星殞于州廡之燕寢。人驚視之。公已奄然矣。公少好讀莊老書。通其說。旣自以爲未至。學于佛。而求之其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屬纊。精爽不亂。娶戶部侍郎杜純之女。治家教子。皆有法。封永嘉縣君。男二人。公爲公汝。女二人。長適梁頤吉。次尙幼。有文集及著作若干卷。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公任城縣呂村之原。從先大夫之兆。未與公兄弟交。故其孤來乞銘。銘曰。矯矯家令。以身徇國。文元雍雍。爲時峻德。凜凜无咎。繼起有赫。束髮墳史。白首翰墨。追古作者。蹈藉凌躐。氣戛星斗。聲韻金石。不施于邦。祇自藻澤。人一之難。公易百千。我原其文。惟質之淳。孝愛忠信。施及鄉人。是獨何虧。一仆莫振。車堅馬良。不得出門。將昌其聲。而嗇其身。嗚呼无咎。萬世之聞。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續拾遺

九月未風雨初寒二首

栗列已戒候。陰淡達朝昏。出門無所詣。幽齋誰與言。塵埃羣書積。與至時一翻。呼兒具棗栗。時亦賴芳樽。老肌畏寒苦。幸此手足溫。窗間有舊筆。得句時復援。

愛此庭下菊。蕭蕭何及時。郊原一秋曠。麥種待榮滋。今年真有秋。禾菽實纍纍。老農笑謂予。不復憫汝饑。桑榆可析薪。秋風可夜吹。晴明理置繳。雉兔日已肥。歲時雜詠卷四十五。

伏暑日惟食粥一甌。盡屏人事。頗逍遙。效皮陸體

烈日炎風鼓大鑪。藤床瓦枕閉門居。屏書居士持齋日。壁挂禪僧問法圖。隣汲滿攜泉似乳。口口旋糴米如珠。飽餐饘粥消長夏。況值饑年不敢餘。歲時雜詠卷二十二。

立秋後便涼詩示稚等

暑別齊紈知有日。秋王斬竹果如期。月明半夜似相覓。角怨五更知爲誰。風露滿天河轉後。江山千里雁來時。短檠莫倦親燈火。又見槐花黃滿枝。歲時雜詠卷二十四。

寒食

暗空無星雲抹漆。邑犬吠野人履霜。歲云暮矣風落木。夜如何其斗插江。屋頭眠雞正寂寂。野縣嚴鼓先

逢逢。摩娑老面起篝火。春色牀頭酒滿缸。瀛奎律髓卷二十五。

曉意

城頭清角已三奏。樹間眠鳩方一鳴。風霜淒緊雁南向。星河橫斜天左傾。待旦枕戈無口敵。將朝盛服非公卿。不如衲被蒙頭睡。直至東窗海日生。瀛奎律髓卷二十五。

歲晚有感

疎梅點點柳毵毵。殘臘新春氣候參。天靜秋鴻來塞北。雲收片月出江南。青霄雨露將回律。白首江湖尙避讒。未信斯途無倚伏。有時清鏡理朝鬢。瀛奎律髓卷四十三。

新正

新正閱月天苦陰。白日未照草木心。黃州城中人迹少。江濤湧洶山嵒欽。歲時雜詠卷二。

中秋夜東利贈仁公

盈盈秋月不餘分。葉露懸光可數塵。此地正須煩一笑。要令排戶問東隣。歲時雜詠卷三十一。

